

西昇經集註

經名：西昇經集註。北宋道士碧虛子（陳景元）募集。六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玉訣類。參校本：宋徽宗政和御注本。

西昇經集註序

夫世道交喪，慰愍沉純，聖人雖不處山林之中，其德隱矣。周之衰也，老子非伏其身而弗見也，非閉其言而不出也，非藏其智而不發也，時命大謬也。已而厭世去官，將反以元進，且天地閉，賢人隱，其來久矣。當是時也，關尹望氣，知有博大真人西遊，乃齊莊遮道邀迎至舍，請問乙密。於是復為著言若干，其微言奧旨，出入五千文之間，紀而成書，名曰《西昇記》云。道自然，行者能得，聞者能言，能得者庸詎曉焉，能言者庸詎知焉，故藏身於身而不出也，藏人於人而不見也。至若虛元恍惚，是有物之根，萬物共本，是有物之元，知之者去之，欲之者離之，近之者遠之，唯得之者在己不忘，故藏其狂言而默然，故今之傳者，非已陳之芻狗乎，今之味者，非古之糟粕乎。然則為道日損，非忘行乎，為學日益，非貴言乎，故有得一萬事畢，無心留德而鬼神服者，是知一與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，自此已往，密行至言曼衍而元窮極也，是故莊子多稱其言有在於是者。碧虛子聞其風而悅之，搜遺編於藏室，得注解者几五家，先校取經之是者，後竄去注經之非者，集成二篇，今作六卷依舊號曰《老子西昇經》。將示同學，使昭昭乎見古人之大體，非徒因是因非，蔽精神於賽淺，而忘太清寥廓者也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一

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

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註 碧虛子集

西昇章第一

老子西昇。

沖曰：首標尹公記事之由，用明老君行化之意也。

開道竺乾。號古先生，善入元為。

李曰：西昇者，自東祖而也#1。開道者，老君迸處東周，道行西極，將開道彼土，故云開導。竺乾者，西極之國名也。號古先生者，謂元#2上大道，先天而生，故曰古先生，即老君之別號也，夫聖德廣被，元所不適，知能照境，雖明常昧，體能起用，雖動而常靜，故妙契於名理，善入於獨立，凝湛於元為，所謂道常元為而元不為，有物皆在，在物皆无也。

不終不始，永存綿綿。

李曰：有生故有始，有死故有終。道既元死元生，故云不終不始也。真常不動，自古固存也。

是以昇就，道經歷關。關令尹喜見炁。

李曰：自茲春境，適彼秋方，演暢古先生之道，成就長存之德，經途所履，由函谷關。沖曰：關即古桃林也，關令尹喜見炁者，蓋尹喜著此經之首，迷相遇之由。是時尹公於終南山下結草為樓，瞻星望炁，見天理東行，紫雲西邁，浮關之炁，狀若龍蛇之形，西几天漢，一月之內，融風三至，知有聖人度關之象，求出為關令以伺之，故云見炁。

齋待遇賓。

徐曰：積感玄應，紫黑先浮，清齋候待，果遇聖賓。

為說道德，列以二篇。

李曰：知機請長存之祕寶，虛應疏靈妙之玄宗，欲使理物歸，真人皆得道。列，分也，篇，編也，謂簡編寫之，分為兩卷。

告子道要#3。

沖曰：告者，老君發言之初#4。子者，謂尹公也。將告至道修真之要，用明登真度世之因。要者，至妙之總言也。

云道自然。

李曰：自然者，內元自性，外絕因待，清虛玄寂，莫測所由，名曰自然。不可以自他分其內外，不可以有元定其形質，不可以陰陽定其氣象，不可以因緣究其根葉，所謂虛元自然之大道也。

行者能得，聞者能言。

李曰：代有封執曲士，滯俗常流，聞云道自然，謂元修學，致令行者入道元由，故以此言勸令遵奉，若能順理而習，依教而行，可以成真，故云能得令聞道而行，行皆得法，以道而言，言皆合理，始曰能言。

知者不言，一古者不知。

沖曰：既知妙道非形聲法，不可以言理，名之以形聲言道，去道遠矣。李曰：理本元言，借言詮理，理既玄悟，自合忘言，故曰知者不言，滯教生迷，執言為是，既不達理，故云言者不知。

所以言者，以音相聞。

李曰：相聞是通達也，既其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云何聖人而作玄言，本欲借言以通達於理，而道本元言也。

是以故談以言相然#5。

劉曰：啟悟未聞故須言，告此言彼解，是曰相然也。

不知道者，以言相煩。

劉曰：不會玄宗，徒爭名理。

不聞不言，不知所由然。

沖曰：了達之人，元言元說，自契真常，世俗之徒，元說元聞，不能悟道，故不知大道修習之因由也。李曰：所由然者，本進理教真偽善惡也，若也聖人不言，凡人不聞，豈知善惡之罪福，真偽之邪正。教化開不言之機緣，始知未聞之至理，方可達其所以，知其所由，言之所說，利在於此。

譬如知音者，識音以絃。

李曰：音非虛發，又自絃來，理不獨明，終因言顯。

心知其言#6，口不能傳。

沖曰：知音之者，因絃以辯其官商，習道之人，因言以辯其旨趣，二者元形元色，微妙玄深，心則了之，口不能迷。李曰：心知音妙，利口不足以宣傳，智體理微，高辯焉能以窮究也。

道深微妙，知者不言。

劉曰：絲竹有聲音，解者尚不能說，況道元形相，知者豈復能言也。徐曰：微妙之道，絕于言說，故知者不言也。

識音聲悲，抑音內惟。

劉曰：失親得親，猶懷喜躍，迷道悟道，得不聲悲？抑音內惟者，棄言思理也。

心令口言，言者不知。

徐曰：心能明道，欲令口言，言則成妄，故曰不知也。沖曰：喻道難狀，如彼樂音，唯心了知，非口能迷，迷而言之，已乖道矣。劉曰：言猶心發也，口不知心，固忘言以求意也。

道深章第二

老子曰：道深甚奧，虛元之淵。

韋曰：奧者藏也，深者極也。夫道體虛元，而包含萬象，故復謂之淵奧也。徐曰：其深也，居宇宙之中，其奧也，為萬物府藏，其虛也，能包容天地，其元也，為大有生无矣。

子雖聞說#7，心不微丹。

沖曰：恐尹公雖有問道之心，而無精修之實，欲為顯迷，故復戒之。李曰：此戒，勸也，微，細也，丹，赤也。言深奧之道，虛元之理，赤心微細，猶尚難知，浮意羸情，如何可了，又須行之以深，信之以篤，可以證也。

所以然者，何書不盡言。

徐曰：所以不能窮微盡妙，如此者何邪？由乎書不盡言，言不盡意故也。劉曰：言以宣理，書以寫言，理既元窮，書何盡也。

著經處文，學以相然。

徐曰：著經處文，書其旨略，而不具曲細，是故不易明究，欲令學者研精

耽味，原始要終，觀縷微妙，以相解悟如此也。劉曰：著經以宣理，得理故相然。

子當寶之，內念思惟。

劉曰：保其教也，思其理也。

自然之道，不與子期。

劉曰：道元今古，勤修者得，得者暗會，不可預期。

喜則稽首再拜，敢問學之奈何。

沖曰：老君戒勁慤戀，方將開演，喜則恭敬拜受，永冀宗修，敢問為學之方，何門契道。

善為章第三

老子曰：善為書衛者，必綏其文。

徐曰：為，猶修也，綏，安也。學人若欲修靈書仙衍，存真觀妙為於元為者，又須安心定志，求其文意，意得而後善修，善修而後業成也。沖曰：夫文優則事順，事順則理博，文簡則事當，事當則理精。既博而精，可謂善其文矣。

善論達其事者，必通其言。

沖曰：文既精博，言又該通，著經之義，於斯備矣。

勉而勤之，得道矣。

沖曰：文精言通，勉勵勤學，得道之階也。劉曰：學文者善書，通言者能論，勉勤者得道，以此而言，故知道可學矣。

為正無處，正自居之#8。

李曰：夫修正道，學元所學，為元所為，尚元正可正，有何處可處，故言為正元處，雖元心欲處，於正而正，自然歸之，

不受於邪，邪黑自去。

李曰：邪者有為之外事，不作非道之事，不作非為之累，故云邪黑自去。

所謂元為，道自然助。

沖曰：舉念皆正，孰敢為邪，正存邪亡，真道為助，可謂為元為矣。李曰：元處於正，正自臻之，不受於邪，邪自去之，此是自然之道而為福助。

不善於祠，鬼神避之#9。

劉曰：邪者求福，淫祀鬼神，鬼神惡針嫉之梗甚，正者元求，敬而遠之，謙虛以居，而鬼神避之。

不勞於神，受命元期。

李曰：養生者其身清，修心者其神靜。靜則不勞，清則元染，不勞不染。與道同身，身與道同，命無期盡。劉曰：勞神養形，出生入死，不勞不養，壽

命自長。

無進元退，誰與為謀。

徐曰：建德若偷，進無進也，進道若退，退元退也，和光不耀，同塵元染，與物同波，人莫知識，故邪魔不能干試，利欲不能傾動，虛空元心，誰能為謀害哉！劉曰：利害不懷，何進何退，推理任運，何所慮謀。

為是致是，非自然哉。

徐曰：是，此也，為此元為，事此元事，致此正道，豈非自然哉。李曰：此結正也，為正正歸，遠邪邪去，此為是致是也。非自然哉者，言是自然也。劉曰：金玉之質，非有時而美，至人之是，非有時而為。

喜則稽首，今聞命矣。

劉曰：重道尊師，致敬受誨。

慎行章第四

老子曰：慎而行之，寶而懷之。

徐曰：慎違科戒，勤行梵行，寶道貴德，懷真抱一也。劉曰：誠約使修行也。

吾將遠逝，不期自會。

劉曰：欲往竺乾也，同聲相應，豈待期乎。

尹喜受言誠深，則於關稱疾棄位，獨處空閑之室。

劉曰：靜亂殊途，事不兩濟，非棄名利，求道良難。

恬淡思道，臻志#10守一。

李曰：清淨元欲，恬淡也，疑想存真，思道也。情不流蕩，故曰臻志。心元分別，故曰守一。劉曰：全元為也。

極虛本元，剖析乙密。

李曰：虛元者，道體也，言尹生思極虛元之體，窮本際之源也。乙密者，妙理也，乙之言一，密乃語也，妙理惟一，道心惟微，曉了分判，窮理盡性，故云剖析乙密也。

覩縷妙言，內意不出。

韋曰：雖覩縷妙言，以應韋生，而心中寂然，未始有言，故曰內意不出也。李曰：妙言，玄教也，觀者，大無不包，縷者，細無不入。研尋大道，窮究幽微，暢此玄宗，通斯教本，唯法是務，無復外想，故云內意不出也。劉曰：乙密，猶微密也，探噴微言，內以澄照，不役神思，向外追求也。

誦文萬過，精誠思徹。

徐曰：精，妙之極也，誠，真之篤也徹，通也。言關尹誦經萬過，極精妙之理，篤真實之誠，洞暢玄虛，思通希微也。按《真誥》太極真人云：讀《道

德五千文》萬過，則雲駕來迎。以斯而論，豈唯經道遠妙，亦由精誠思徹，故能致雲車羽蓋也。李曰：積功於教，玄悟於理，非由散漫，必在精誠。理教鑒元，不通境智，照之皆洞，故曰精誠思徹。

行真臻身#11，能通其玄。

徐曰：修行真素歸身，精耀留居，故能通玄達妙也。

論元極之源#12，故能致神仙。

沖曰：此關尹自迷老君傳道之後，精誠修道之因。託疾退身，棄榮辭綠，冥心虛室，極志歸真，以恬淡為道樞，以虛元為道室，陰修密鍊，窮玄造微，研誦二經，精逾萬遍，遂得通源達要，長生神仙，證文始先生之階，登元上真人之位也。

道象章第五

老子曰：道象元形端，恍惚亡若存。

韋曰：視之不見，故元形，尋之不得，故元端。恍惚者，變化元兆之謂也。欲言其元，萬象以之而封，欲言其有，寂漠不可得而睹，故曰亡若存者也。徐曰：象，法也，似也，道以精神氣為體，雖有法象，似形而元形，但有光景熙象，端正題首，是元狀之狀，元物之象，恍有而元，惚元而有，故曰恍惚若亡若存者也。

譬如種木未生，不見枝葉根。

徐曰：木未生時，不見枝葉根莖，猶如道象未見，則窈冥空无也。劉曰：木雖復不見枝葉，不可言无，道雖元象，不得不有也。

合會地水火風，四時黑往綠。

徐曰：合會四大以成窠木，四熙時往時來，故有生成凋枯，因綠聚散也。譬如合會精神黑，結化而為道象，若玄一未復，周遍不成，則有去來離合也。

炁為生者地，聚合凝稍堅。

沖曰：天地山川，萬靈品物，稟道柔和之無，成其堅大之質，漸積聚合，非百之功也。李曰：生又由黑，故熙為生，地初凝尚脆，久聚始堅，謂形已大也。

味異形不等#13，甘苦辛鹹酸。

沖曰：因於五熙而生五味，因於五行而生五神，神以內資，味以外養，五行有衰盛，故不齊等，五熙有遷革，故不並興，人能體而運之，資而養之，即上人生矣。

炁行有多少，強弱果不均。

韋曰：群生初受熙時，有醇薄不等，性行不同，故強弱多少不均一也。劉曰：動植之類，皆以熙始生之本，至乎光大，質性各異，黑行亦偏，所稟自別

同出異名色，各自生意因。

沖曰：炁之相生，同資於道，隨所稟受，名色有異，善惡強弱亦猶此也，心之所生，謂之意，識之所受，謂之因也。李曰：俱資於道，成受於熙，故言同出，名氏既別，色類亦殊，故言異名色。其心清者正而善，其識濁者邪而惡，立行既異，志性不同，故各自生意因。劉曰：凡有生者，同出於道，名號既別，章綵又殊，類聚韋分，意因名異也。

從是異性行，而有受形身。

李曰：本性既殊，為行亦異，為善為惡，受福隨形，六道流轉死生。

含養陰陽道，隨倚以為親#14。倚亦作寄。

韋曰：既為陰陽所含，寄胎和合而有其身，物情迷惑，不知同出於道，故隨所因寄，各親其親也。劉曰：中智之下，爰至昆蟲，但受其形倚而親也。故《莊子》云：一受其形，不忘以待盡。

生道非一類，一切人非一#15。

李曰：生化之道，其數甚多，人曰是人，物曰非人，萬品不同，故非一類也。徐曰：陰陽變通，謂生之道，二熙交和，謂生之德。德之所生，道之所化，萬物萬形，種類非一，一切種植，人與非人，皆稟道德而後生成也。

本出於虛元，感激生精神。

徐曰：虛元者，道也，言人物生化，本出於道，精炁和合，更相感激，遂生精神，精神結化為人身神，以言虛能生實，元能生有也。沖曰：天地之廣，萬類之殷，動植殊形，飛沉異趣，皆因元而化有，自道而受生，積熙為神，共宗化本也。

譬如起音者，攘絃手動傳。

劉曰：絃本元聲，鼓之乃成樂，由虛元本寂，感激乃生精神。

官商角徵羽，口氣呼吸元。

李曰：攘，拾也。傳手拾於絃，而音始發，以口呼吸於熙，而聲始鳴，非口元以出聲，因絃方能振響，故知口為聲本，手為音元。況之於物，非道不生也。絃謂琴瑟箏筑，。謂簫笛歌謠，以此舉喻也。

身口意為本，道出上首元。本靜在虛靜，故曰道自然。

李曰：有生即具身口意，身口意生，從何而得，又由於道，以為元首，故曰道出上首元，此合喻也。沖曰：口之所呼吸，身之所運行，皆起於意運。意者，神也，生神者，道也。意澄淨元為，即神安而契道，意躁競有欲，即神喪而傷生，虛靜凝心，乃合自然之道。劉曰：謂身。意本淨，元諸垢累，窮其所以，乃是道性自然。

五音所動搖，遂與樂色連。

沖曰：五音隱於玄默，則體道恬愉，五音流於律呂，則感物哀樂，此喻樸散而為器，淳散而為澆也。李曰：前明自然之道本來清靜，元視元聽，非色非聲，斯乃至至洪源玄玄妙本。今言受生之後，逐欲縱情，失虛靜之理，喪自然之道，聞五音之搖動，耳遂注焉，見五色之青黃，目便滯焉，為有為之迷惑，乃聲色之所留連也。

散陽以為明，布炁成六根。

劉曰：樂與色連，生生不絕，於是散陽和之熙，為情欲之明，以成六根，資身役用。

從是有生死，道遂散布分。

李曰：三業為因，六塵構染，緣善惡之行，受罪福之身，流轉三界，往還五道，一生一死，或苦或樂，元處不知，故言布分。劉曰：六根資身，翻為身害，嗜欲不節，故生死相連，神去形留，自然分散也。

去本以就末，散樸以澆淳。

徐曰：去其本源，就茲流末，散素樸以為仁義，澆淳真而為偽薄，離道以善，險德以行也。李曰：散朴，故言去本就末，故曰澆淳，失彼真源，淪茲俗境，喪敦厚之行，競澆薄之風也。

道變示非常，欲使歸其真。

沖曰：內明者，虛白其心，外明者，煩勞其慮，因成妄想，遂溺死生，道無散而不淳，皆忘本而趣末，役役流浪，舉世為常。大道之源，元名之本，革此常性，使返樸還真，人能修之，可證非常之道也。劉曰：示生死非常，令歸根復命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一竟

#1『自東祖而也』，疑『祖而』為『往西』之誤。

#2『元』，疑為『元一』之誤。

#3『告子道要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告以道要』。

#4『老君發言之初』，『初』字疑誤。

#5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是故談以言相然』。

#6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心知其音』。

#7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子雖聞道』。

#8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正自歸之』。

#9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鬼自避之』。

#10『臻志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歸志』。

#11『臻身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歸身』。

#12『元極之源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論元極之源』，據補。

#13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味異行不等』。

#14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隨所倚為親』。

#15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一切人非人』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二

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

任真子李榮 劉七會註 碧虛子集

道生章第六

老子曰：告子生道本，示子之自然。

李曰：一炁之動，萬類羅生，咸以自然為宗，至道為本。而逐末者眾，歸根者希，告而示之，令其敦本，去茲有累，入彼自然也。

至於萬物生，情行相結連。

沖曰：生化妙本自然之道，為萬物之父母，天地之宗元，欲令關尹敬而尊之，重發此告也。劉曰：情發於內，行之於外，羈鎖相纏絆，何止相連。

如壞復成，如滅復生。

李曰：因緣輪轉，往還不絕，如壞復成，死此生彼，如滅復生，出幽入明。劉曰：此壞彼成，彼滅此生。

以成五行，陰與陽並。

徐曰：四炁分王，以成五行，五行相生相殺，相壞相成，陰並則滅壞，陽並則生成。沖曰：五行有殊，道熙惟一，陰陽有異，道熙元偏。五行有滅有生，即春秋代謝，陰陽有成有壞，則歷劫推移。道在五行二炁之間，一而不變，故能為五行二炁之主，綿綿常存也。

輾轉變化，遂為物精。

韋曰：五行一廢一起，陰陽一往一來，亦猶人道，一死一生，變化輾轉，物精不絕也。

吾思是道，本出窈冥。

李曰：是道者，是生死變化之道也，物既有礙，用實有窮，資道得通，始能元滯既本於道，故曰本出窈冥，道既不可思議，有元難測，不可分別，寄曰窈冥，非窈冥也。劉曰：皆自元形中來。

愚不別知，自謂適生。

沖曰：道之元生，始於元始，窈冥綿邈，為萬物之根。萬物之生，皆受道熙，熙本精一，物得而生，愚者不知，謂不由於道耳。李曰：愚者無知，言適爾自生，不由於道，迷本也。

子无道眼，安知生靈。

韋曰：此明生死變化之道，本出窈冥之中，深不可識。而愚人竊然自戀一生，以為適樂，既非體道之人，亦安知人得一以生，鬼神得一以靈者哉！李曰：道眼者，洞視元外，照幽微也。人者，有生之靈也。言迷者遠不能知道，近不能知身，故言子元道眼，安知生靈，至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始是智慧明了之人，無所不知也。

天地人物，虛元囊盈。

徐曰：二儀人物，皆生虛元大囊之中，盈滿宇宙之內也。沖曰：天地萬物，道熙乃沖滿其中。

一從元生，同出異名。

李曰：高天厚地，人倫物類，大小愚智，元有自爾獨化，一切皆本虛元，俱從道生，故言同；別性殊名，故言異。棄籥者，舉喻也。棄中出氣，籥中有聲，虛元中有萬象。劉曰：吹萬不同，其名亦異。

是亦本非，在所用正。

劉曰：事有逆順，理有變通，是非無常，執之者，或時止則止，時行則行，在所用正，勿窮其本也。所字非字，乃知其識# 1。

沖曰：是非有異，道用無差，不可以名字詮，不可以是非辯，至哉妙道，唯一而已矣。劉曰：得意忘言，信道斯篤。

當與明義# 2，勿與愚爭。

李曰：就明師，依善友，議得失，知是非，徒爭外事之可否，不明修身之損益，勿取之韋小，鬥以無明，虛勞辭費，終無利益，故言莫與愚爭。

子取正教，勿信邪聽。

李曰：忘言得理，無為契真，正教也；有為累真，逐欲傷性，邪聽也。勿信者，當收視反聽，勿邪見邪聽也。劉曰：當機者，正理僻者邪。

何以知邪？子為物傾。

徐曰：情奔色欲之境，身馳名利之途，邪魔鬼物亂其神，榮華富貴惑其志也。劉曰：不會真趣，為物傾動。

何以知愚？不察言情。

韋曰：不知大道之自然，而外物之所傾者，皆邪人也，不察道言之情實，而大笑之者，皆愚人也。劉曰：抱惑守愚，幾微不照。

為道問道，為經問經。

韋曰：知道為真，問而行之，是不邪也，知經為實，問而思之，是不愚也。劉曰：為道者，應用無方，為經者，議其陳述。

問不本末，知愚冥冥。

李曰：道，理也，經，教也。冥冥無明之徒，暗而更暗也，為道問道，訪

理須達理也，為經問經者，請教須解教也。今下士外不識教，內不達理，不知本也，不識教，不知末也。本末理教，俱悉不識，如盲人暗行，故曰冥冥。劉曰：本者，道也，經者，末也，擬議不知其本末者，真是愚冥者也。

但知求福，不知罪嬰。

李曰：不知行正以立功，而反信邪以求福，斯須之福未來，究竟之禍已至，此是為罪之所嬰纏也。

但知養身，不知戮形。

李曰：以有為滋味，愛養此身，生生之厚，動之死地，不自外來，正由六根遇此刑害也。劉曰：愚者為善以求福，而復作惡以招罪，方資衣食以養身，而益侈美以喪命，故斷惡者福會，棄欲者身存。《莊子》云：人皆求福，己獨曲全。

嬰兒之姿，貴養厚敦。

劉曰：求福養身者，當如嬰之厚敦。

忽無就形，知非常生。

韋曰：厚，醇也，敦，樸也，就，成也，學道者當知嬰兒之貌所貴，養其醇朴之性，忽然而自形，而無心成其形也，類然而自生，而未始知其生也。

無履太白，可令永存。

韋曰：履，行也，太者，存生之過厚也，白者，知見明了也。無行此二事，則同嬰兒之醇樸，近長存之道也。

有何妙意？乃欲相傾。

李曰：人皆去黑之白，出暗入明，今言無履太白，有何妙意，太白異俗，為俗所冤，勸令混濁，始得長久意之妙也，其在茲乎。

父子恩探，不足相聽# 3。

李曰：師資義重，父子恩深，子有不是之事，又須·從父之是，弟有不善之行，必須從師之善，是故貴之以師父，重之以訓誨，聽復之者也。

勿復繳音叫噤音慨。遠近笑人。

李曰：繳慨謂強梁誼譟也。無義之弟，不孝之子，不從父之命，不受師之令，悖惡於上，失子弟之禮，故為人笑也。今言勿者，戒令莫如此也。

掩惡揚善，君子所宗。

徐曰：宗，尊也，揚惡則惡匿，揚善則善聞，故君子所宗。

邪正章第七

老子曰：邪正教言# 4，悉應自然。故有凶吉，應行種根。

韋曰：種根正者，自然而正，種根邪者，自然而邪。邪者行自凶，正者行自吉，豈非自然乎。李曰：言人心既有逆有順，為行亦有善有惡。行己乃爾

，教人亦然，坦蕩君子教人以正，故曰正言，嫉惡小人，教人為邪，故云邪教，為邪，雖不欲邪而邪自來，為正，雖欲正而正自來。報之如此，故曰悉應自然。而報邪者以凶，應正者以吉，應善惡無濫，報對不差，猶如種窠，隨根各別，爻然異也。

如有如受# 5 種核見分。

韋曰：既受此生，即受此形，善惡吉凶，各隨所行，如草木之生，各從其種核而區分不同也。劉曰：正邪之行，立之於前，吉凶之報，應之於後，至於兆見，賭# 6 效方知，故如日# 7 如有如受，種核見分。

道別於是，言有偽真。

韋曰：道體弘通，本無真偽，真偽之起，由於言教。

偽道養形，真道養神。

李曰：動皆合理，為之正，舉又乖真，謂之邪。邪是虛假，故言偽，正是究竟，故言真。真能入妙，所以養神，偽乃是羸，所以養形。養形者，謂以滋味充身，養神者，謂以清淨修心。劉曰：有為有欲者養形，無為無欲者養神，養形者為灰為土，養神者能亡能存矣。

真神通道，能亡能存。

韋曰：形不可留，因欲養而留之，故曰偽也，無為養神，則寂然感通，故曰真也。若然者，死生齊度，存亡等貫，故不存其存，是能亡也，不亡其亡，是能存也。徐曰：神與道通，千變萬化，能死能生，能亡能存也。劉曰：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係累都盡，出處無滯。

神能飛形，並能移山。

韋曰：唯神也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何所不能哉！故能飛形而移山也。

形為灰土，其何識焉。

李曰：形者，生為質礙，本自無知，死為灰土，復何所識。劉曰：養之雖厚，終為灰土，事既不虛，何用過泰。

耳目聲色，為子留愆。鼻口所喜，香味是怨。身為惱本，痛癢寒溫。

李曰：有身有息，非為困聲色，苦於香味痛癢寒溫，皆為惱本也。劉曰：喪命者聲色，為疾者滋味，有待之身，無時而適也。

意為形思，愁毒憂惱，吾拘於身，知為大患。

李曰：身為寒熱所惱，心為憂愁所毒，唯心與身，內外俱息。其致云何？又須外忘於身，內灰於心，身心尚忘，何息之有！此勸捨有為也。劉曰：能外其身，則無憂也，亦同於有累也。

觀古視今，誰能形完。

李曰：遠觀往古，近視當今，為變化之所流逐，陰陽之所代謝，誰得完存

者耳。劉曰：彭祖、殤子，皆同滅亡，況庸庸之夫哉。

吾尚白首，衰老孰年。

李曰：老君託神降遼，尚見衰老，猶自白首，沉俗徒萬境凍燠盛衰，變化遷移，詎得長久？孰年亦老也。

吾本棄俗，厭離世間。

李曰：有為紛雜，人間穢漏，不足可保，厭而棄之。

抱元守一，過度神仙。

李曰：元一者道也，懷道抱德，存三字一，位參上聖，果日高仙矣。

子未能守，但坐榮官。

劉曰：未能守一也，夫關令在任，尚稱榮官，明世祿赫奕之夫，固無時得道真也。

子能不動，神靈得安。

劉曰：不為物之所動，則神熙安也。

子能捐欲，舉事能全。

劉曰，無欲者，百事皆當也。

子能無為，知子志堅。

劉曰：若守志無為，非堅操不可得而成也。

今為子說，露見敷陳。散解剖判，真偽別分。

李曰：露見，顯示也，敷陳，演說也，散解，開釋也，剖判，次斷也。縱情為偽，去欲為真，慮彼迷方，未能玄悟，是故分明開說，令知善惡。

子當諦受，重道殷勤。

劉曰：道尊德貴，不可輕也，信不足，有不信，故須殷勤也。

道為明出，經為學先。

李曰：暗者不解，求真明人，始能修道。道非孤得，鈴自由經，故知入道之理，經為學先也。劉曰：非明無以見道，非經無以可依。

授與能行，不擇富貧。教化與樂，非有疏親。

韋曰：心能行道者，則道亦出而授之，心樂學經者，則經亦示而化之，豈擇貧富親疏哉。李曰：道無分別，不以貧富隔絕，不以親疏阻教，務在行而聞化也。

取與能行，文與其人。

李曰：聖人虛應，理在合機，不信不行，何教何授？要在堅心奉法，然後授與靈文。劉曰：無私之至。

學爾教爾，不失道真。

李曰：爾，汝也。我教於汝，汝宜學之，鈴得成也，不失道也。

天地章第八

老子曰：天地與人物，本皆道之元。

沖曰：言二儀人物，本皆道之元炁也。

俱出於太素，虛元之始端。

李曰：元，根本也，太素，清淨潔白之道也，虛元，玄妙非有也。三才雖大，萬物雖多，莫不同以清淨之道為根元，玄妙之理為本始，若非道為端緒，物不得生，同皆如此，故言俱出。

彷彿之精光，微妙之上玄。

劉曰：太素者，氣之始質也，謂天地萬物以道為元，出於太素之始，入於虛無之端也。萬物既見其質，彷彿乃有精光，即微妙之玄體也。

譬如萬里坑，下有淡流泉。視之甚濁微，徹見底沙難。

劉曰：道惟幽微，難以聞見，指事為喻，開悟有情也。坑深萬里，目睹數尋，水尚不窺，孰云見底，水有形質，明白尚不能見，道無體狀，暗默如何得知。

窈窈而冥冥，不知所由然。亦如終者去# 8，不見其靈魂。

劉曰：精義入神以致用，利用安身以崇德，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，斯言信矣！且魂氣無所不之，尚不能見馱，一往，而況窈冥難測，豈知所由然。

淳陰共和合，揚不能顯分。

劉曰：陽，生也，陰，死也。死者無陽，故云淳陰。和合者雖有陽用之德，不復分曉而能知也。

過往與甫來，視譬以見前。尚不能了理，安能知亡存。

韋曰：甫，始也，過去之與始來，譬如視見前之事耳。而愚者尚不能曉了，見其理趣，而況窈窈精微之道，若存若亡者，豈識之哉。李曰：過往，過去也，甫來，未來也，見前，見在也。以天眼智見未來事，以宿命通知過去法，以漏盡故知見在相。今昏迷之士，蒙蔽之徒，不體三界之皆空，未謝一身之俱寂，至於吉凶禍福，生死存亡，都不能知此因緣，如何可了真道之妙趣也。

譬如瘡痘者，不能傳人言。

徐曰：言道機妙不可言宣，心知其意，口不能言，如瘡痘病人，言尚不能傳，何能談說妙道耳。劉曰：啞者不能傳言，猶盲者不能見道也。

為聾彈官商，其人豈能聞。

劉曰：愚者之聞至道，猶聾者之聽官商。

才僻有其智，受教如語傳。自謂通道情# 9，情衷不能丹。

才李劉本作自謂通其辭，情猥不能宣。李曰：才辯始可傳言，聰慧方能宣法，訥士自謂能傳其言，猥情鄙見未能宣叔，下愚自謂玄教已稱，而心暗昧至

理不明也。

是故失生本，焉能知道元。

李曰：明道事資於法，識本理由於智，無智故失生本，心暗豈達道元，是以滯俗者多，歸道者少。劉曰：對教傳言，自謂通理，不知猥昧，失彼玄宗，既失玄宗，生本亦喪，生本尚喪，安知道元。

行道章第九

老子曰：子若行吾道，當知上慧原。智亦不獨生，皆須對因緣。

李曰：慧以鑒空，智以照有，空有雙照，理無不洞，故名智慧。然慧原頗徹，智本難窮，窮之者，鈴因於明師，因緣不會，智慧不起。劉曰：解道者名為上慧也，智無善惡，非緣不起。

各有行宿本，命祿之所關。

劉曰：賢愚貴賤，貧富壽夭，皆宿植行本於前，命祿關之於後。

同道道得之，同德有德根。

李曰：愚智明暗之殊，貴賤善惡之異，皆由本行，並藉宿命，命有短長，祿有豐儉，鈴聞著於往昔，始受報於當今。是以善人同道故得道，同德得德根，惡人不同道故失道，不同德失德根。劉曰：應報無差。

宿世不學問，今復與世鄰# 1 0。是以故得失，不樂於道文。

李曰：前生之時，不好經法，此宿代不學問也，今身已來，又無良師善友，親仁善鄰，類彼面牆猶斯觸壁，信其愚夫不樂經文，故言是以故得失，不樂於道文。劉曰：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得之，夫絲無常染，次習成性，有教無類，積習生常，宿不學真，今何慕道，終身役役，常與失鄰。

貪欲利榮寵，受施念恩勤。更以財相厚，不衰# 1 1 下竇貧。

李曰：同於上德，本自虛元，失於至道，多生穢濁。以榮華貴寵為利，遂則貴令，以錢財施惠為恩，交相往還，喊貧與富，故言相厚，曾無少慈，愍念妻貧，寧有忠歸真向道也。劉曰：矜孤憫窮，凡人所輕，聖人所重也。

必復多瞋患，無所處定原。

徐曰：處，安也，原，本也，謂心也。夫心繫榮利，情存名實，寵辱驚懼，冰炭傷和，瞋志既多，情性奔蕩，志操靡常，無所安定其心也。

學不得明師，焉能解疑難。

李曰：狐疑未暢，玄妙不通，要在明師，方能開悟，守愚至死，懸解良難。劉曰：迷道者尋岐，莫之知返，悟者難遇，識者復希，師既自迷，焉能解惑，惑若不解，雖博非明。故《禮記》云：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也。

吾道如毫毛，誰當能明分。

李曰：內無自然之智，外闕善誘之師，毫毛小物不分，不知大道之原，不

講那解也。劉曰：言其細微難解。

上世始以來，所更妙如沙塵# 1 2。

徐曰：更，經也。老君開闢以來，混茫之中，眇眇莽莽，年劫遐廣，典籍不載，所經劫數，如沙塵之多，實非算數譬喻所能知也。

動則有載劫，自惟甚苦勤。

徐曰：載，年也。言自開闢以來，經歷死生變動，則有年劫，不可算數紀載，自惟周遊八冥，登山宅海，履兵火，涉風塵，教化眾生，難卒備至，甚苦甚勤也。

吾學無所學，乃能明自然。

李曰：為俗，學者日益，則學有所學，為道，學者日損，則學無所學。學有所學，則暗於至理，學無所學，則明於自然。故知自然者，非為而自然，不為而自然也。前日勸勤修，此文戒志學也。

華要歸其實，莖葉如木根。

劉曰：復命歸根，方明其實。

為歸道祖首# 1 3，以知始元端。

徐曰：祖、首，皆始也，為道之體，從流末及源。本與太始合精，終能會於常道，以是方知無為首上，玄之又玄也。劉曰：為俗，處於有為，為道，趣無為，有者生死遊魂，無者湛然常存也。

子當無相啟，勿以有相關。

李曰：若能行於無相，則眾妙自開必也，封在有為，則玄關斯閉。劉曰：無，謂道也，有，謂俗也，以道相關，帝之懸解，以俗相關，生死繫纏也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二竟

1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乃知其誠』。

2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當與明議』。

3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不是相聽』。

4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邪教正言』。

5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如有所受』。

6 『賭』，當為『睹』之誤。

7 『故如日』，疑當為『故曰』。

8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亦如終逝者』。

9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自謂通其情』。

10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今復與失鄰』。

11 『不衰』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不衰』。

12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所更如沙塵』。

1 3 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為道歸祖首』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三

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

任真子李榮 劉化會註 碧虛子集

重告章第十

老子曰：吾重告子，子當諦受。

李曰：真道難明，故以重告，又宜詳審而奉受之。

道以無為上，德以仁為主。

沖曰：以太無為上道，以上仁為五德主。韋曰：道無體，無為而無不為，故最為天地人物之上首。物有顯然則不通，得道以通之，故德連顯，物有不得，因施之令得，故仁述章上仁稟德以為主也。劉曰：宥物於無者道也，仁物之性者德也。

禮以義為謙，施以恩為友。惠以利為先，信以倣為首。

李曰：子欲行道者，以無為為上，有為非道也。子欲立德者，以化慈為主，殺害非德也。修折旋之禮者，祕須在於分義，行之謙退，無義無謙非禮也。為施之博者，宜隆之於恩，以恩為親友也，不友於恩非施也。存之於惠先，在利人不利於人非惠也。履之於信，定有倣驗，為先有名無實，虛而不倣，非謂信也。能行此者，可成道矣。

偽世亦有之，雖有以相誘。

李曰：道德之風，無，乎不仁義之化，是處可行，然則化有澆淳，政有得失，行之者，六德皆具，喪之者，一道不成。澆偽之時，亦言有其道德，備於仁義，而不能實用，假以虛行妄相誘引，並非真信也。劉曰：如上六事，偽世亦行者，為有希求以相誘也，非為行道以利物也。

是以知世薄，華飾以相村。

李曰：不存道德之實，亦失仁義之真，唯有虛薄華辭，更相扮拂。劉曰：視其所以，觀其所由，華薄之情，孰能隱蔽。

言處#1飛龍前，行在跛鼈後。

韋曰：偽世浮薄，矯化義以求利，詐禮信以求名，徒有其名而無其實，故言在飛龍之前，而行在跛鼈之後，徒有空言而行之，不可及也。徐曰：古之君子，訥言敏行，今之小人，言疾行遲也。李曰：輕諾急言，言在飛龍前也，無實寡信，行在跛鼈後也。

仁義禮信廢，道德荒亡腐。不以道相稽，反以財相輔。

韋曰：徒詐稱仁義禮信之名，而元其實，故日廢也。世道交喪，為日久矣，故日荒亡腐也。稽，致也。然不能以道相招政，而以才辯相輔助也。徐曰

：稽，啟也，啟開悟也，輔，佐助也。忽無就形，背真向偽，華薄之甚，以至於斯也。李曰：稽，至也，不能矣，德往德來，以道相至，翻乃以財以貨，更相輔益，志在有為也。

譬如鏡中影，可見不可取。言如響中應，風聲豈可緒#2。偽世教若此，如是迷來久。

緒，李劉、李本並作聚。韋曰：先聖之教，如鏡中之影，聲中之響，隨隱去來，鏡自常靜，隨聲大小，響自常元，而偽世迷執聖逆應物之影響，矯以治物，何由可取而緒用哉，則知迷來久矣。李曰：鏡中之形，取之實難，風裹之聲，聚之非易，聲之與形，取又不得。輕諾薄行，有為事業，實知無益，澆俗昏迷，是以自遠，故云迷來久矣。

天下之人物，誰獨為常主。迷迷以相傳，輾轉相受與。

韋曰：几物云云皆自然，而無有其主使其然者也，而迷惑之徒，謂道可以授人，自然可以與人因相傳授，豈不大惑哉！劉曰：聖人夷俗，與物同波，神無死生，形隨變化，教貽於後，迷者相傳，以迷授迷，故展轉不絕也。

邪偽來入真，虛無象如有。

劉曰：昧者不明，為邪所入，巧偽亂真，像如有道。

自偽不別真，為貪利往守。

徐曰：迷師自偽，不辯真邪，為責欲所纏，殉俗逐利，往而不返。以此守身，誰云長久哉！李曰：邪偽，有為也。入真，無為也，迷者將欲邪道以求正真，有為而入無為，鈴竟不得也。以此為得，是虛空有像，而非真有。自著有為之偽，不識無為之真，何以得然，止為責欲財利，以此相守，遂失無為真道也。

非常正復亡，癡盲持自咎。

劉曰：守偽失真，正復亡滅，癡盲所致，欲答何人！

如木自出火，還復自燒腐。

劉曰：火自木生，還自燒木，邪自身作，還自滅身。

聖辭章第十一

老子曰：聖人之辭云，道當以法觀。如有所生者，故曰為自然。

韋曰：道法當何所觀哉？直以無法無觀，自然自冥耳。《道經》曰：常無欲以觀其妙，此之謂也。如今所生者，何以而生哉，不為生而自生耳，故知道自然也。劉曰：几是有生，皆從於道。

眼見心為動，口則為心言。鼻為通風氣，鼻口風氣門。

李曰：眼則視見外色，心則動緣前境，口既能宣言語，鼻乃通傳風氣，此則誰使之然耶？皆不知所以然而然也。氣從鼻口，為風氣之門。劉曰：引聲色

者，耳目也，通風氣者，鼻口也。

喘息為宅命，身壽立息端。

徐曰：喘息，促急貌也，宅，人所居託也，立，住也，端，首也。人生迅速，若白駒之過隙，氣息促急，在於呼吸，氣聚則生，氣散則死，故氣為生命之所居託也。七尺之身，百年之壽，生死之去住，以氣息為也。劉曰：命依氣，氣依身，氣絕命亡，身謝氣散。

譬如穀草木，四氣時往緣#3。

劉曰：草木資四氣以生成，形骸藉喘息為宅命。

氣別生者死，增減羸病勤。

韋曰：別，離也，人全離氣則死，若氣有增減，則有羸病之、勤苦也。徐曰：四氣有盛衰，四時有代謝；故百穀草木，有生成凋枯，緣往則死，緣來則生，譬如人假四大而生，四緣離別則死，四緣和合則生，陽並則增旺，陰並則衰減，故羸疾動苦生老病死也。

以是生死有，不如無為安。

劉曰：有為有欲，生死遷流，無為無欲，常安不動。

無為無所行，何緣有咎愆。

韋曰：夫無為者，無行無止，無去無來，無生無死，變化恢然，安之於命，咎愆何緣而有哉！

子不貪身形，不與有為怨。

徐曰：食樂身形，厚其生養，恣六情所欲，任三業所為，有為有事，致成生死怨仇也。若知身非我有，生是委和，無生養過息，又何怨賊之有哉。

五行不相剋，萬物悉可全。

劉曰：夫七尺之身，五行畢備，有為過當，逆順相攻。若外智遺形，付之自治，各司其分，陰陽順序，不相侵剋，則百體俱全也。

萬物無有常，成者不久完。三光無明冥，天地常照然#4。

韋曰：有成爻有毀，無成則無毀，自然之常道也，是以聖人雖成不成，故能無時而不成也。夫天地無心，故能常照，三光無心，故無明冥，聖人無心，故能常成也。

觀諸章第十二

老子曰：觀諸次為道，存神於想思。

李曰：為行之道多方，修身之途非一，前雖陳化道，乃恐迷者未回，今觀為學之徒，修道之次第，欲得長生不死，唯有存神思道，則智將道合，存神則神與形同。神與形同，自入清虛之境，智得道合，默歸智慧之源，妙果斯成，方為道也。劉曰：觀心次第，令亂想不生，以思要道也。

道氣與三光，念身中所治。

李曰：道氣者，導引也，三光者，身中之三一神也。修身之道，爰須導引和氣，令得致柔，存三守一，一不離身，自當得道。三一之神，化在人身三官之內，念念不散，其神自降，神降則真道成也。劉曰：內明外照，天地氣通，澄神淨慮，綱維不散，

彷彿象夢寤，神明忽往來。

李曰：人能念道，道自來歸之，若解存神，其神自降，忘情忘識，如夢如寤，彷彿神降，罔象得真，神則出入無方，故知往來不滯。

啖泊志無為，念思有想意。

徐曰：啖當作愴，恬愴無味，虛靜無為，志在思玄念真，逍遙無事，而未能灰心槁形，情忘愛染，猶有思情念慮，追緣之想，食欲之意也。

自謂定無欲，不知持念異。

韋曰：次當遣存神之心，啖泊志於無為，此存神之思，猶有相有意，故當又遣之以定于無欲，亦乃忘其思念，故不知我之持心念神之異也。徐曰：言存神之人，自謂安心定意，無愛染之情，而不知神有慮欲，雖持戒閉空，而邪念思想不覺已生也。

或氣尚巖盛，自知尚多事。

徐曰：羸作粗。學者未能弱志精行，虛和保神，或意氣剛強，好尚粗盛，粗盛，有為之法，事乖淡泊，故自知所尚，多事多息也。李曰：有想新生異念，初起由細微也，積念為大，增想成多，紛綸有為，昏惑斯甚，此惑尚粗盛也。人問之代，有為萬境，六情繫者，觸途皆染，故曰多事。

事興則形動，動則外通謀。

徐曰：物事滋興，則動用身形，身形噪動，則心智外通，謀慮得失。李曰：外事既興，內心亦動，心與事合，共圖有為，故曰通謀。

謀思危之首，危者將不久。不久將欲衰，衰者將不壽。

徐曰：不能靜神內念，而役智外謀，謀慮既繁，神勞志失，此乃傷性之由緣，危殆之端。首危者，不久將政衰損也，形弊于外，神勞於內，內外俱傷，將恐不久，衰煞則神忘氣散，亦將不能享壽存生也。李曰：無思無慮則安，有圖有謀則危，安則長存，危則不久，不久則傷夭，故曰不壽。

以身觀聲名，物事難可聚。

李曰：身是內也，名是外也，內身猶為空假，外名故是虛花，以此而觀，身尚不可久存，物亦不可久聚。何故？以此一身扳緣萬境，並欲聚前，有為聲色名利可欲皆聚一身。戒有累，勿令賁染也。徐曰：物事者，財貨之事也，身為道器，名為身賊，故名成則身敗，身安則道隆，以斯而觀，名聲財貨難

可聚積也。劉曰：身為名亡，孰為聚物。

以名聲傳號，必為是所誘。

劉曰：夫嗜欲肆情，徇名責利，志重聲色，高尚侈靡者，曷嘗以為非哉！故曰又為足所誘也#5。徐曰：言以高名令譽稱號尊榮而為是者，以此貨利為心也，既貨利為心，是又為名利之所誘引也。

皆坐於貪欲，貪欲為殃咎。

徐曰：坐者，罪之所由，殃，禍也，咎，罪也。言重名譽者，坐由責欲無厭，則為三世之禍罪也。李曰：饕餮之徒，食婪之輩，亡不以道自為殃咎。劉曰：五刑之屬三千條例，唯坐責欲被刑，未有康貞政辟，責欲既為大禍，人人何不戒之。

貪者為大病，習貪來已久。合會微漸漬#6，非緘艾所可愈#7。

徐曰：食為三毒之首，為生死大病，由其前身積習怪責至於今世，故云已久也。滋，益也。愈當作瘡，病疹也。積習食心，其來久遠，合會微細，慚漸益多，譬膏肓之病，非緘艾所疹瘡也。李曰：食可煞身，故為大病。積習生常，故云來久。微微而長，漸漸而進，自微至著，從小至大，息生於內，病至膏肓，難可救除，故非緘灸所瘡。劉曰：久植根栽，觸類斯長，病非形質，豈緘艾所可治也。

還身意所欲，清淨而自守。

李曰：貪為至病，救所不除，今欲除之，其用何道？但能無欲，而貴自除，若能忘身，而害斯遣，唯清唯靜，守道守真，端坐無為，條然絕累也。劉曰：芸芸者歸根，復命者自守。

大聖之所行，不慕人所主。

徐曰：慕，猶尚也，聖人尚虛靜無欲，凡人尚名利有欲，真與俗反，去取不同，故不尚凡人之所主也。李曰：小人所履，耳目注於聲色，心意住於責欲，反以此為病，不得成道，大聖所以行清虛無欲，心不主於有為，故無人問之累也。劉曰：彼我尚喪，豈求主哉。

有常可使無，無常可使有。

韋曰：我本無身，忽然而有，常忘其有身同鈴未生之時，此有常可使無常也，不以生為生，故常生而不朽，此無常可使有常也。徐曰：失道者有常使無，得道者無常使有，故《莊子》曰：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？人之非天乎？斯之謂矣。李曰：俗人之所慕，但食名利，唯求情欲，志在於有，不肯於無。今聖人內遺心識，外絕名聲，非有非無，能無能有，不有能有，可使有歸於無，不無而無，可使無歸於有。無歸於有，無有不成，有歸於無，有無不滅，或隱或顯，變化自在也。

經誠章第十三

老子曰：經誠所言，法義所推。赫赫興盛，不如妙微。

李曰：尋經誠所言，依法義推究，濟濟貴盛，赫赫高門，寵極則辱來，樂往則哀集，常嬰得失而息興衰。不如懷道自安，含真善見，退不枯槁，進不榮華，逍遙木屬之間，放廣市朝之際，存妙微質樸也。劉曰：赫赫者亡，妙微者常，以義推窮，鈴至於此。

實不如虛，數不如希。

劉曰：心實無妄，故致虛妙，事煩多弊，故不如希。

茂多卒夭#8，疾不如遲。

徐曰：卒，急也。邪教、正言，悉應自然，故修習科法，應急而易成，禱鬼析神，多有卒驗修為正道，應遲而難成，難成而無敗，入於不死不生，習學邪文，易成而易敗，不免輪轉生死，故邪不如正，疾不如遲也。

興者必廢，盛者必衰。

劉曰：萬物皆然，非止人事。

聖人絕智，而為無為。

徐曰：絕邪智，去有為，明正智，為無為也。劉曰：絕智故無興盛，無為爻無廢衰也。

言無所言，行無所施。

徐曰：言於無言之理，終何所言，行於無事之事，又奚所施乎。劉曰：冥然順物，與道同遊，喪偶亡懷，行安將寄。

孰能知此，偶不如奇。

韋曰：道本無言，應物而言，故言無所言也；道本無行，應物而行，故行無所施也。偶者，二也，奇者，一也。能知無言無行者，故當損二歸一以趨道也。劉曰：身以偶神，欲以偶身，勞形者為贍形骸，喪身者為多愛欲，故遺形者神靜，棄欲者身安。《莊子》云：養志者忘形，養形者忘利，致道者亡心心焉。

多不如寡，孰賢難隨。

徐曰：寡，少也，隨，從也，多方博學，泛觀眾流，不如專精味道，抱一守玄。故日多則惑，少則得。誰謂仁義貞康以為賢善，然徇名蕩德，易生偽薄，難以從德反道。故曰仁可為也，義可虧也，禮相偽也。

孰仁難可，其義少依。

李曰：無為之行難行，不二之心少悟，誰有賢名之士，仁善之人，能以可於心而隨其行，仁賢尚為難可，蒙昧故非易行，是故知幽玄妙義少能依者也。

能知無知，道之樞機。

李曰：若能隨不言之教，依元為之理，自然悟道。智無不知，雖無所不知，而即無知，能忘於知，得道樞機，今言得者，得道要妙。劉曰：道以無知為宗，體之者，得其樞要。

空滅成無#9何用仙飛。

徐李劉本作空虛滅無，何用仙飛。韋曰：遣大賢七義之名，歸大賢仁義之實，則漸階於道也。樞者，要也，機者，動之微，吉之先見者也。既漸近於道，故能知道無知也，此是道之機要也，則知道體不可以有心期，故復損機以至空，損空以至無，然後能飛仙矣。仙者，無生無死之名也。夫真人者，通古今，等變化，與萬物同體，與造化同生，故能無時而不生，無往而非可，乘虛履空，貫金穿石，何足為難矣。徐曰：神人守精反真，空虛滅無，仙人養神長生，舉形昇天，有形不如無形，故曰何用仙飛也。劉曰：去留離形，隨變任化，曠然無時，待飛仙何為。

大道曠蕩，無不制圍。

徐曰：大道高遠，曠蕩無邊，陶育萬物，制御於神，範圍天地，無為而無不為者也。李曰：玄而遠，故言曠，平而夷，故言蕩。控御一切，故言制也，包羅萬有，故言圍也。

若能明之，是所反非#10。

李曰：若能明之於大道，至理無不通悟之，於曠蕩塵累無不冷，則知從來小見，舊日俗情所善者非善，所是者非是也。

經言審諦，孰知能追#11。

李曰：審諦，真實也。夷心則照之於寂路，虛己則達之於道原，滅聞見於樞機，絕是非於曠蕩，此為玄妙之教，真實之言。而迷俗逐欲者多，忘情者少，誰能隨之。劉曰：道絕情慮，理超言象，隱顯殊致，固非淺識者所知也。

深妙章第十四

老子曰：道言深妙，經戒乙密。天地物類，生皆從一。

徐曰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萬物得一以生，故日生皆從一也。李曰：絕慮為深，不測為妙，一者，玄也，密者，微也。經法深遠，誡律玄微，所說之言，極為幽奧，皆云天地人物，俱從道生，信而有徵也。

子能明之，為知虛實。

李曰：明之，體解一為物本，知物從一生者為實也，言不從一生者為虛也。

子若不照，顯之不別。

李曰：我非汝說，若不能照了，我雖顯示，汝亦不能分別。劉曰：心若暗昧，縱顯現亦不別。

子志於有，無為所疾。

徐曰：疾，猶病也，有是無為之病，勸去有歸無也，劉曰：靜以憎亂，簡以惡煩，有為多是無為者疾。

為有所嬰，億載無畢。

李曰：若能志在無為，則脩然#12證道，恕存有欲#13，以此嬰繞千億萬載，為有為繫縛，無由了畢。劉曰：得彼逐此，羈鎖相連，愛心流注，何時可畢。

道言微深，子未能別。撮取於略，誠慎勿失。

韋曰：子既未能別了道言微深妙遠之旨，且可撮略其粗淺之誠言，勿令心有放逸也。徐曰：眾妙難明，撮略要訣，保德守真，順戒勿失。李曰：玄章秘典，未可具明，采取要略，唯當順從經戒，捨惡從善，出有入無，終始常行，莫令差失，謂達經也。

先損諸欲，勿令意逸。

徐曰：持戒制情，先損諸欲塞兌，則塵境不入，閉門則心意無逸也。

閑居靜處，精思齋室。

李曰：無事即是閑居，安心便為靜處，專情乃曰精思，洗心名為齋室。

丹書萬卷，不如守一。

徐曰：飛鍊八石，鑪轉九丹，刀圭一奏，上昇清天。雖曰神妙，猶是方術，豈若正性真根元一內法，守而不失，與天相畢，故曰丹書萬卷，不如守一。

劉曰：為道日損，不假繁文，但能守一，道自得之。

經非不達，終有#14虛實。言有必無，子未能別。言無必有，子未能庾。

徐曰：經雖簡略，理非不達，世教虛偽，道文真實，實中有實，是以有不定有，還歸於無，無不定無，還復生有，有無相生，未始有定，尹子始學，未能辨次。李曰：上言虛實，其在此乎，言無鈴有，此乃虛為實也，言有鈴無，此乃實為虛也，實而為虛，子當未能分別，虛而為實，子亦未能次了，能次能了，知實知虛，既達於經，自保於道。劉曰：理有通變，言有抑揚，達文者喪其真，執教者乖其趣，微言隱奧，剖其良難，體解內明，方可玄會也。

但當按行，次來次滅。

李曰：但可依按經法，奉而行之。先捨於惡，次忘於善，先破有欲，次滅無為，有為無為並忘，若善若惡皆泯，念念欲起，次次蕩除。劉曰：既不能次明幽旨，但當依教，次第修行，耳目聞見，不便尋思而生分別也。

道有真偽，福有吉凶#15。

劉曰：乖宗者偽，會理者真，無為所致者吉，有為所致者凶，故《德經》曰：福兮禍所伏也。

罪有公私，明者纖密。

劉曰：為道者公也，為俗者私也。夫修道者，不契玄宗，情行尚起，應物失當，事或有違，春春匪躬，志在濟物，篤誠於道，理異私懷，義屬中孚，難過可亮也。纖密猶羸細也。

占往知來，不如朴質。

李曰：達於過去，占往也，明於未來，知來也。雖有智慧，終始皆知而多敗，又有顛蹶，唯當存之朴素，敦之質真，可以立身，可以事君，可以養親，可以成道動修也。劉曰：逆慮多憂，知來近辱，絕聖棄智，純素以居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三竟

- #1『言處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言出』。
- #2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風聲豈可聚』。
- #3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四時氣往緣』。
- #4此句，政和御制主本作『天地常昭然』。
- #5此句，當為『故曰必為是所誘也』，『足』為『是』之誤。
- #6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合會微漸滋』。
- #7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非緘艾所愈』。
- #8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邪多卒驗』。
- #9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空虛滅無』。
- #10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所是反非』。
- #11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孰之能追』。
- #12『脩然』，疑為『儵然』之誤。
- #13此句，疑當作『如存有欲』，『恕』為『如』之誤。
- #14『終有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中有』。
- #15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福有凶吉』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四

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

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註 碧虛子集

虛無章第十五

老子曰：虛無生自然，自然生道。道生一，一生萬物#1。

徐李劉本並作道生天，天生地，地生萬物。韋曰：虛無者，無物也。自然者，亦無物也，寄虛無生自然，寄自然以生道，皆明其自然耳。一者，即道之用也，天地萬物皆從道生，莫有能離道者。復謂之一，一之布氣，二儀由之而分，故曰一生二也，萬物莫不由天地氤氳之氣而生，故曰天地生萬物也。李曰：此謂有像之物也，自上生下，次第相生也。劉曰：推窮生本，以致虛無，此

乃名理相階，其實不知所以也。

萬物抱一而成，得微妙氣化。

李本作化生。韋曰：天地萬物皆微妙一氣而化生也。徐曰：二儀、萬物皆一而成，人獨得微妙之氣，故能精靈變化也。李曰：天地、人物，並皆抱真一之道。受微妙之氣，所以方得化生，是知一氣者萬物之本也。

人有長久之寶，不能守也，而欲益尊榮者，是謂去本，生天地之道也。

徐曰：長久之寶，一也，人不能懷微妙之氣，守一以長生，不保其所寶也。而保人所寶，增益情欲，慕樂尊榮，是謂去其本也。生真寶二儀之正道也。劉曰：長久之寶，謂真性也。夫食益尊榮者，喪其本生之性也。

恍惚章第十六

老子曰：虛無恍惚，道之根。萬物共本，道之元。

李曰：至本空寂，名曰虛無，虛無即非空寂，有無不定，稱之恍惚。云虛無生自然，自然生道，故知虛無者，此即道之根本，萬物得生，皆由於道，是知道為物之本元也。

在己不忘#3，我默焉。

默，韋本作異。韋曰：言一切萬物，莫不共道同其本源，而常生流蕩，不能官同於道，是以輪迴生死之波，若能存道於我，則其命不滅不亡矣，眾人皆不能存道，唯我獨能存之，故我異於眾人。李曰：道者物之元，氣者生之本，失道則死，喪氣則亡。若也不亡，聖人默然不說，今之廣說至言，大敷妙教，而教其養氣抱道，復本歸根。人若能納氣於內，抱道於懷，水火之所不能災，生死之所不能害，長存入道，端坐成真，得意忘言，故云默焉，知而不默，乃失之也。

生置章第十七

老子曰生我於虛，置我於無。

徐曰：置者，立也。虛氣和合，變生我形，精妙無物，化立我神也。劉曰：實不生實，生實者虛也，有不容有，容有者無也。

生我者神，殺我者心。

韋曰：生者，存也。我所以長生者，心同於虛也，我所以長存者，形同於無也。神無形兆，故生我也，心有所存，故殺我也。李曰：形不自生，得神始生，身不自殺，由心故殺，心不為惡，足可長存也。

夫心意者，我之所患也。我即無心，我何知乎！

韋曰：夫有心有意，則有所存，故息害生焉；若我無心，則無所知，又何息哉1。李曰：心有分別之知，能造有為之過，過成息我，是實由心，若也忘心無知，自當無患。

念我未生時，無有身也，直以積氣聚血成我身耳。

韋曰：此遺形存神之方也。徐曰：厭我有身大息，思念未生無身無累也，及氣血積聚成此肉身，假借不足為有，而人貴重，益成息累也。

我身乃神之車也，神之舍也，神之主人也#4。

徐曰：夫馬之運車，如神之載形也，神處人身，若人居室合，合全則人安，身康則神樂，故智士保身以養神，運形而昇仙也。李曰：身能載神，神能乘人，故曰車也。身能容神，神以身為屋，故云合也。自外來寄於身，故云主人也。

主人安靜，神即居之，躁動，神即去之。

徐曰：身形靜，神即止其官府也，躁動有為，神即去其居館。即者，言應用急也。李曰：車牢始能載物，舍靜方可安人，為主既也誼譁，作客何能久住？鈴須堅守於身，而神自乘之，淨洗於心，神自正之，內外安靜，神自居之。若身有染穢，心腹躁動，神即離人，故云去之。劉曰：神住日生，神去日死，生由靜載，死由躁危。

是以聖人無常心者，欲歸初始，反未生也。

李曰：愛染罪垢，躁競有為，是常人流俗之心也。聖人清淨捐欲，無常俗之心也，有心者逐末，入於生死，無心者反本，歸於真道，無復生死也。劉曰：寂然無物。

人未生時，豈有身乎？無身當何憂乎？當何欲哉。

韋曰：夫有欲有憂，皆由存身生生之厚也，若反未生，則惡有身矣，何憂息之有也！李曰：已生之後，方可有形，未生之前，理無身也。有身則百憂競起，五欲爭興，無身則萬累都捐，千愁並盡，尚無有身之息，豈有身外之災！

故外其身，存其神者，精耀留也。道德一合，與道通也。

韋曰：精耀，神明也。夫外其身者，則精耀不去其形也，精常留，則其道德自然與一合體，與一合體，則其道通同也。徐曰：疏外逆旅之形，親愛生我之神，故虛心靜形，存神守素，則玄精光耀，留止官室，與道通一，是謂無身之身也。李曰：營生之士，學道之人，鈴須外忘於身，不得多養於味，先宜內存於神，志之於道，恍惚精微，智慧自歸，精彩光明，無不照了，故言精耀留。若得智慧止，乃將道德一合，均之無德，契以虛通，故言與道通也。

為道章第十八

老子曰：古之為道者，莫不由自然。

李曰：古昔修道之士，皆由有自然，道德清虛無欲，未待師教，而自然修道，無有不由自然也，若強為之，則不然矣。

故其道常然矣，強然之即不然矣。

劉曰：非有心而作之，強為之則有心也，是故不然矣。李曰：凝情合道，無欲全真，行之有常，常得自然之道。若外不立行，內不修心，強令為之，道終不得。

夫何故哉？以其有思念，故與道反矣。

劉曰：何故即不然，蓋道無思念，有心者違。

是以崇籥之器，在其用者。

徐曰：籥有六孔，如筧，樂器也，言器空虛，在人所用，喻聖人空虛無心，有感必應，在緣所用，應物處方也。

虛實有無，方圓大小，長短廣狹，聽人所為，不與人爭。

李曰：崇，排棄，籥，管籥也，棄能出氣，籥能出聲，皆悉無心，任人所動。氣之大小，聲之長短，若方若圓，或廣或狹，從人所為造，不與人爭。此舉喻也。劉曰：無心求用，故不爭也。

善人在於天下，譬如崇籥乎，非與萬物交爭，其德常歸焉。

劉曰：應物而已，聲氣之美，常歸棄籥，無為之德，常歸聖人。

以其虛空無欲故也。

韋曰：天無心順物者，使萬物各得其性，天下莫不歸之以為主也。李曰：此合喻也。善行君子立德淑人，外則與物無競，內則無欲謙虛，德自歸身，道當在己也。

欲者凶害之根，無者天地之原。莫知其根，莫知其原。

李曰：有欲則傷身，故云凶害之根，無欲則會道，故云天地之原。而凡情迷亂，蒙昧無知，不知有欲是凶害之根，不知無欲為福善之原，故曉示也。

聖人者去欲入無，以輔其身也。

李曰：外去責欲，自守無為，唯有聖人方能，以道輔翼此身，可以長存。若同流俗，未免凶害，然則大聖豈有安危，亦無穢淨。今言去欲入無者，亦教几流以為行也，能依聖行可以成道矣。劉曰：不去欲者，非輔身之道也。

聲色章第十九

老子曰：人皆以聲色滋味為樂，不知聲色滋味，禍之大朴。

李曰：常俗之人，愛之以聲色，悅之以滋味，暢情適意，故為上樂。然欲是害根，聲是聾原，口以味爽，眼為色昏，不由外來，皆因內起。劉曰：桀紂以之喪國，非禍朴之如何。

故聖人不欲以歸於無欲也。

李曰：唯有聖人能虛心無欲，清靜無為，災害不生，禍亂不作，化致太平，正當歸道。劉曰：棄禍本，歸福原。

道虛章第二十

老子曰：道者虛無之物也，若虛而為實，無而為有也。

徐曰：兩而，皆如也。無體若虛，如為有實，精妙無物，如為有狀，故有無體之體，無狀之狀也。

天者受一氣蕩蕩而致清也，氣下化生於萬物，而形各異焉。

徐曰：天氣下降，地氣上騰，二氣交和，化生萬物。萬物萬形，萬形各異，未如有同也。李曰：虛而為實，無而為有，即是虛無之中，能判三才而生萬物三才有象，故言實，萬物有形，故言有，舉大明小，即言天受一氣，是知物稟元和天既蕩蕩清高，無心分別，不失於一，人亦須勤勤強志，清淨無為，不失於道也氣雖是一，形乃不同，故言各異也。

是以聖人者知道德混沌玄妙同也#6，

徐曰：混沌，無分別貌，聖人體元一未分，道德混沌玄一太妙，本同一也。

亦知天地清靜皆守一也。

徐曰：天得玄玄之氣，故清高在上，地得混黃之氣，故濁靜在下，二儀雖異，守一同也。

故與天#7同心而無知。

徐曰：心同玄無，無知無欲也。劉曰：四時運行，非有知也。

與道同身而無體。

徐曰：身同虛無，無身為體也。劉曰：混同方妙，故無體也。

而後天道盛矣。

劉曰：弘道在人。

以制志意而還思慮者也。

李曰：與人同心，心無分別，與道同身，身無形假，將天合德，共道齊真，是名天道盛矣。何以得同天道之盛？制心意，無意深，還思慮，去繁想，始可得矣。劉曰：群品云謂無心者制。

去而不可逐，留而不可遣。

劉曰：應物之遠留者，其體長存。徐曰：隨之後無，故去不可逐，無體之體，故留不可遣也。

遠者出於無極之外，不能窮之。

劉曰：曠然無際。

近在於己，人不見之。

劉曰：杳然無象。

是以君子終日不視不聽，不言不食，內知而抱玄。

李曰：懷道君子，絀聰明，絕視聽，慎言語，不華綺，節飲食，斷滋味

，虛心玄覽，故日內知，不失微妙，稱之抱玄。

夫欲視亦無所見，欲聽亦無所聞，欲言亦無所道，欲食亦無所味。

徐曰：體空達妄，即色非有，情忘塵境，又何所言未聞見乎。李曰：悟萬境皆空，心即俱靜。

啖怕寂哉，不可得而味也，復歸於無物。

韋曰：外忘聞見，則視聽之欲絕，內忘心口，則言食之欲滅。內外絕滅，然後能快怕寂然，復歸於無物也。李曰：躁競浮動，輪轉有為之內，快怕寂哉，復歸無物之道。

若常能清靜無為，無自復也#8。

劉曰：明得真之者，非云為所政。

反於未生，而無身也。

李曰：內外無染，故日清淨，恬神息慮，是日無為，合氣於漠，反於未生，體同自然，而無其身。

無為養身，形骸全也。

徐曰：清淨無為，抱德養身，和氣已復，故形骸保全也。

天地充實，長保年也。

韋曰：道氣復歸其身則忘身，忘身則德合天地矣。夫天地不自生，故能長生，若然者，身不保而自全，年不保而自生也。徐曰：天地精氣，充實我身，壽同二儀，故日長保年也。李曰：無為養身，無事安人，功格四表，道溢六虛，此謂充實也。修身者年命長，理國者鼎祚遠，此長保年也。

哀人章第二十一

老子曰：人哀人不如哀身。

徐曰：哀，悲愍也，學人哀愍眾人淪俗忘反，不如自悲己身不能養神守身也。

哀身不如愛神。

徐曰：愛，惜也，神勞則去身，去身則生亡，若耽嗜六欲，傷神損性也。

愛神不如含神。

李曰：雖愛於神，而未免勞役，猶嬰息害，不及含神。含神者，外則不執不染，內則無思無慮，內外清淨，神自歸之，不出於身，故日含神。

含神不如守身。

李曰：神雖至妙，仍不自立，要託於身，方能運用，今但含神，不守於身，身敗形離，神無所寄，欲神長存，先須守身。守身者，鈴淨必清，同道同德，通幽洞微，則與虛極不二，存三守一，乃共真神合契也。

守身長久，長存也。

劉曰：情欲所為者，人也，若無情欲，直是身耳，人將安寄？哀，謂哀憐也。愛神者，為愛子重母也。含神者，謂既貴矣，而又深之，含育光輝不令散失也。守身者，謂屋靜人安，主誼客散，身為神之舍，故守身以安神也。身不躁動，神明靜泰，形神兩全，故得久存。夫客又不孤，遊不依主，神不獨化，又藉於身，故客非主不依，神非身不立。然則身為神本，主為客基，故愛神者，先須守身，存客者，又須愛主，故曰含神不如守身也。

神生章第二十二

老子曰：神生形，形成神。

沖曰：神為生形之用，無用則形不生，形為養神之利，無利則神不成也。

劉曰：形非神不生也，神非形不成也。

形不得神，不能自生，神不得形，不能自成。

沖曰：形假神以得生，神含形以得成，形神不合，無由生成也。劉曰：隨其神化以生形類，故曰形不能自生，隨其形類以成神功，故曰神不能自成。

形神合同，更相生，更相成。

沖曰：利用相須，更相生成。劉曰：形神雖異，相藉生成，生成之道，不合不得，故曰形神合同。夫神由形用，形為神生，形用既彰，神功所致，則神生形也，形由神生，神由形用，神功既著，著乃由形，則形生神也，故曰更相生。形不自興，鈴資神化，神動形作，功用乃成，成由神生，則神成形也，神不獨化，動必資形，形作神隨，神功乃見，見由神用，則形成神也，故曰更相成，

神常愛人，人不愛神。

李曰：神既託人，亦欲人不死，人乃資神，亦須神不離，不離又須修身清心，能修之者，始是愛神。今人多穢濁，不肯修身，身既不修，是不愛神也。

劉曰：神常愛人，欲使安靜，人不愛神，役用無涯。

故絕聖棄智，歸無知也。

李曰：聖人無名，名既無矣，復何所絕？大智若愚，智乃如愚，即是無知，復何所棄？今言棄絕，謂聖有功名之累，智有分別之機。分別者，勞心。徇名者，損身。身心若損，形離神散，此是不愛於神，不守於身，有為失道也。勸令棄名絕慮，以歸無知，此是愛神也。

常安章第二十三

老子曰：聖人常安。與天地俱安，而鬼神通。

李曰：聖人內遣心識，外喪形骸，與冥寂合其真，虛玄同其體，陰陽之所不能變，盛衰之所不能移，玄德常靜，故日常安，共天地均其覆載，鬼神齊其正真，包大納細，通幽洞微，無屯否之期，絕困窮之日，故曰與天地合其德

，鬼神將來舍也。劉曰：無事無為，幽冥通暢。

眾人皆安其所不安，即不安矣。

韋曰：得生以為安者，得死即不安矣。得富貴以為安者，得貧賤即不安矣。劉曰：安於有為，有為非常，失待則困。

蓋天道減盈滿，補虛空，毀強盛，益衰弱。

劉曰：虧盈益謙，其猶張弓也。沖曰：日中則反，月滿則虧，陽盛則衰，陰強則弱，此天之道也。聖人則天理物，行平等之法，損有餘，補不足，抑高強，舉下弱也。

損思慮，歸童蒙，塞邪智，聖人之朴也。

沖曰：蒙，本作朦，不明也。思繁則巧制盛，慮多則謀賊生，奇物來於寇盜，矯誣長於誑街，故令損之，歸於童蒙。童蒙不明，無為膏火自煎，不飾智以驚物，閉塞斜智，開明正慧，則偽法不行，真道流布，去邪取正，聖化之本也。劉曰：懲忿窒欲，養蒙以正分，正外智都去者，是聖人之質朴也。

是以天下尚存#9，可謂養母，常能愛母，身乃久長。

劉曰：生身者神也，無欲安神，可以養母也，無欲故神安，神安則長久。李曰：事親者以孝為先，修身者以道為本，孝子善養，揚名於後代，學者能修，成真而不死。養神存道，故曰愛母，身與道同，故曰長久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四竟

#1『一生萬物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一生天地，天地生萬物』。

#2『而欲益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而益欲』。

#3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在己不亡』。

#4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神之主也』。

#5『為樂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為上樂』。

#6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是以聖人知道德混沌玄同也』。

#7『故與天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故與天地』。

#8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氣自復也』。

#9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是以天下尚孝』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五

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

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註 碧虛子集

身心章第二十四

老子曰：身之虛也，而萬物至，心之無也，而和氣歸。

沖曰：體與道合，是身之虛也，心與天同，是心之無也。身虛而萬物自至，心無而和氣自歸，故虛無者，無為之至妙也。

故善養身者，藏身於身而不出也，藏人於人而不見也能。

沖曰：藏身，謂陸沉晦進，而不出其才能也。藏人，謂混俗同塵，而不見其智德也。

故君子之治，必死於國。

劉曰：死猶遺忘也。夫遺忘其國者，雖居物首，不為貴也，富有四海，不為利也，不為利，侈靡皆捐，不為貴，則僑逸斯棄。棄僑逸，則力役不勞，捐侈靡，則財用不竭，夫財用不竭，則儲積充，力役不勞，則蒼生靜。蒼生靜，則國安，儲積充，則國實，國實者，則理之基也，國安者，則理之本也。保夫至理之基本者，其由遺忘國乎。如違此道，敗忘立至，稽諸故實，詎俟斷焉。

既死不亡，其國盛也。民不敢散，更復充也。

劉曰：遺而有之，故不亡，無為而理，故國盛矣，及群生遂性，樂俗安居，甘食美服，不相往來。李曰：死猶忘也。修身之者，體即身無身，即人無人，忘身而身存，理國之者，體同虛寂，德並太空，兼忘天下，故云又先死於國。既亡於國，在宥天下，薄賦輕搖，兆人安樂，故云既死不亡，其國盛也。政化太平，人不流亡，故日不散國實，人富積粟足兵，故日復充。

若能知常，施行反也。

沖曰：人能知素真常，存玄德大道，凡所施行，與俗皆反也。劉曰：能知常道者，凡所施為行事，皆令歸反其真性也。

眾人歡樂，用生生也。動而失之，壽命竭也。

韋曰：死而不亡者，壽之常也，而行與俗殊，故曰反也。眾人以生生之厚，故動而失生而命盡也。沖曰：眾人以百年為常，安身厚味為樂，用聲色六欲以生生，動則傷生失性，致壽命竭盡也。李曰：眾人用有生之命，持以生身，放情極欲，以為歡樂，而有害命傷身，上既失道，下亦失身，故云動而失之，壽命竭也。

夫天下大物哉，甚綿綿也，冥冥混沌不可知也。

徐曰：夫大物者，太極大道，太極者，天地之父母也，道之奧也。綿綿常存，不斷不絕，冥冥幽深，混沌無分別，不可以智知，難可以言論也。

知之者去之，欲之者離之，近之者遠之。

李曰：使智求之而不得，故曰去之，以欲取之而不得，故曰離之，不可以為親，故曰遠之。

是以聖人非託於天下，亦非託於鬼神，亦非託於萬物。常以虛為身，亦以無為心。

李曰：託，謂因假也，聖人所以得道者，顯不因於天下，幽不假於鬼神

，外無賴於萬物，常以虛為身，亦以無為心，而自然成道。人若心忘有事，志在虛無，雖不欲成道，而道自成也。

此兩者，同謂之無身之身，無心之心，可謂守神。

李曰：兩者，虛無也，以虛為身，此乃無身之身，以無為心，此乃無心之心，無心之心則無心，無身之身則無身，至無身心，是謂守神，雖日守神，可以虛無，故神自歸之，故曰守神。劉曰：係累外絕，神明內安，守神之道也。

守神玄通，是謂道同。

韋曰：神不離形，故曰守也，神形相保，則通玄而合道也。李曰：能以虛無守神，神通虛無之妙，身同於大道之體，故曰玄通也。

無思章第二十五

老子曰：智士無思無慮之變#1。

韋曰：大智之士，以百姓心為心，故曰無思無慮之變也。

常空虛無為恬靜，修其形體，而萬物育焉。

李曰：無智之者，爻食有欲，有智之士，未肯無為，是以滯凡庸，少能歸道。聖人勸戒，意在虛空，故曰有智之士勿多生思慮，好為變詐，常須空彼我，端寂無為，身不躁競為恬，心無浮動為靜，內外清靜，是修其形體，於物無害，為物所養，故曰育焉。

變者貪天下之珍，以快其情。

李曰：積思慮，好詭詐，逐欲不止，萬境遷改為變也。夫難得之貨，是天下之珍，懷食無已，縱欲暢心，禽色荒亂，此快其情也。情快於前，政敗於後，又然之理，的如可見，故舉下文以示之也。

然後革兵四起，禍生於內。

劉曰：舟中之人，皆為敵國。

國動亂者，而民勞疲也。

李曰：以道濟物，以文柔遠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萬國自然而歡泰，少私寡欲，貴粟賤金，俗樂家安，樂和禮洽，此無為之化也。若肆情極欲，奢淫好勝，四郊多事，五兵動作疊起，蕭牆禍生於內也，君既昏亂，臣不忠正，國動亂也，征役不止，困於轉輸，人勞疲也。

夫國以民為本，民勞去者，國立廢矣。

沖曰：身以神氣為本，神守氣聚，則長生也；若有為有事，勞損神氣，神去氣散，則形廢矣。李曰：為國之本，要在安人，人安則逸，人危則勞，逸則人居，勞則人去。國之興也，定在於人，人既去焉，是知國廢，理亂由道，興廢在人，以道愛人，天長地久矣。劉曰：民惟邦本，本散國亡。

所謂出其無極之寶，入賊利斧戟也。

沖曰：斧戟，兵器也，生命貴重於萬金，神存氣聚，則生命無窮，神亡氣散，則身殞命盡，故曰出其無極之寶也。六賊外入，三毒內興，攻伐甚於六軍，殺傷利於斧戟也。李曰：寶者，無為之道也，賊者，有為之兵也。我無為而人自化，此用無為之道也。若不用無為之道，是出其無極之寶，如用有為之兵也，兵能害物，日費千金，甚於鋒刃，故云入賊利斧戟也。

是以聖人無為無事，欲安其國民也。

李曰：不貴欲，故無為，不好兵，故無事，責欲則人損，戰伐則人勞，無為無事，不損不勞，百姓安寧，聖人之化也。

故曰：子能知一。萬事畢。

李曰：無為用道，知一也，功成事遂，事畢也，內明達於至道，知一也，行成德就，從因證果，得於真道，事畢也。

無心德留，而鬼神伏矣。

徐曰：一者，真一也，德，常德也，知一者，無一而不知，故萬事畢矣。虛空無心，常德留止，故能官天地，府萬物，威振千靈，鬼神畏伏矣。內解鬼者精也，真一，一之至極，常德，德之至貴，乃精神之根本，道氣之元先，故精神臣伏，萬氣歸宗也。李曰：聖人無心，不起食欲，道在於己，德止於身，故曰留也。用道則道流遐邇，懷德則德被幽明，既為人之所歸依，亦為鬼神之所伏從也。劉曰：有心為德，德斯去矣。故經云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其鬼不神，故曰伏之矣。

我命章第二十六

老子曰：我命在我，不屬天地。

李曰：天地無私，任物自化，壽之長短，豈使之哉。但由人行有善有惡，故命有窮通，若能存之以道，納之以氣，氣續則命不絕，道在則壽自長，故云不屬天地。

我不視不聽不知，神不出身，與道同久。

李曰：不視，故不為色所盲，不聽，故不為聲所聾，不知，故不為智所困。絕聲色而清淨，去分別而無為，神不離人，故云不出於身。身將神合，命與道同，故云長久。所言不屬天地，其行如是，遂與道同。劉曰：耳目之用，廢心智之慮，忘心神不出身，契乎常道矣。

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，自守根本也。

韋曰：天地與我俱稟自然一氣之所生，各是一物耳，焉能生我命乎，我但去心知，絕耳目，各守本根之一氣，則與道同久矣。《莊子》曰：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，此之謂也。李曰：萬物俱資於大道，三才同稟於一氣，而人皆逐末，遂至傷生。老君守本，故能成道，若能法聖人而為行，虛極自然可

致也。

非效眾人行善。非行仁義，非行忠信，非行恭敬，非行愛欲，萬物即利來。

李曰：為善又近名，為惡又近刑，聖人遠之刑名，故不學眾人行善，仁者殺身以成人，義者裁非而正己，聖人修生故不殺，亡邪故無正，非行仁義也。忠信者道之華，聖人棄華取實，不行忠信也，孝非天性，禮異至誠，心狠貌恭，故非妙行，所以不行。欲為兇禍之根，愛是煩惱之源，愛欲在己身尚不安，如何得道，聖人清靜，非行愛欲也。於物無害，物利自來。

常恢怕無為，大道歸也。

李曰：上文行善及至愛欲，皆是有為之事也。老君懷道抱德，恬靜無為，常行此行，遂得成真，故云大道歸也。劉曰：有益者物赴，無為者道歸。

故神人無光，聖人無名。

劉曰：內明無光，德隱群遊。李曰：大道若歸，用無不可，變化不測謂之神，智無不通謂之聖，人非有事，神實無為，智照凝寂故無光，隱形藏用故無名矣。

兵者章第二十七

老子曰：夫兵者天下之大凶事也，非國之寶。

劉曰：兵動害物，喪國亡家，禍莫大焉，豈曰國寶。

寶之者，而不用也。

韋曰：守道無為，則天下各安其所安，而兵不用矣，此之謂大寶也。安用此不祥之凶器哉！劉曰：國寶者，不用兵。

用之者，動有亡國失民之患也。

李曰：克定禍亂，義實由兵，以慈用之，其戰自勝。然兵既主殺，殺為凶事，非國寶也，好生惡殺，重粟愛人，無為戰兵，為國寶也。故云寶之者不用，用之者，動有亡國失人之息，此是凶之大也。劉曰：若用兵，又至於此也。夫安天下者，當以無事，況用兵乎，不得以用之，非樂然也。

是以聖人懷微妙，抱質朴，而不敢有為與天下交爭焉。

沖曰：聖人空虛無為，懷道守德，不敢趨競有為，與天下之人交爭名利也。李曰：存之要道，'懷微妙也，無失淳風，抱質朴也，無為去兵，息於機戰伐，不與天下交爭矣。劉曰：有為有欲，爭者奪之，無事無為，樂推不去。

雖有猛獸不能鑪也，雖有蜂蠆蟲蛇不能螫也，雖有兵刃不能害也。

李曰：心存正道，行移質朴，恕己及物，內無害心，雖有外毒不能加也。

劉曰：子雖凶頑，不能害於慈父，獸雖猛厲，不能害於聖人。

以其積德玄通故也，是以天下莫能害焉。

韋曰：德沖六合，玄通宇宙，宇宙者，將與萬物為一體，與天地為一心，然則猛獸兵刃，乃是我體之塵垢耳，安能傷我哉。

柔弱章第二十八

老子曰：天下柔弱莫過於一氣#2，氣莫柔弱於道。

劉曰：氣雖柔弱，聚散有時，道之為物，無時而積，道之所以柔弱者，包裹天地，貫穿萬物。

韋曰：天地在空玄之內，夫空玄之空，不能空道，故包裹天地焉。金石堅剛，不能障道，故貫穿萬物焉。劉曰：若非柔弱，豈能包裹貫穿哉。

夫柔之生剛，弱之生強，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以從生者乎。

韋曰：柔弱者，道與氣也，剛強者，天地與萬物也。根本，即自然之道也。劉曰：剛強之質，從柔弱而生之，物各有之，不知其本，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

是故有以無為母，無以虛為母，虛以道為母。自然者，道之根本也。

李曰：凡物有形，又自無生，故以無為母。元無所有，以有有故，遂乃有無，無本空虛，起無見者，從虛而來，故以虛為母。虛既空矣，何能運行通而不壅，又由於道，故以道為母。道者，非無非有，非實非虛，不來不去，不始不終，非物使之，非人所造，不知所以，號曰自然。道既自然而來，自然即是道之根本。此名無能生有，次第互生，欲結前能行柔弱，則以生剛強也。劉曰：階淺以至深至妙，莫知所由，故曰自然者也。

民之章第二十九

老子曰：民之所以輕命早終者，民自令之耳。非天地毀，鬼神害。

韋曰：天地之大者，生也，豈無故毀人命哉？以道往天下，其鬼不神，亦安得害我命哉！

以其有知，以其形動故也。

韋曰：用智逐欲，勞動其身，形廢神竭，故中道夭而不終也。劉曰：智生形動，逐欲取敗，自貽伊歲，鬼神何為。

是故無有生有，無形生形，何屍於成事而敗之乎！

徐曰：人未生時，本無有身，雜於恍惚之間，變而有氣，氣變而有形，形變而有生。不能清淨無為，養神守身，使長生久視，況復生養失理，動為罪咎，敗其成身善事，致喪命早終乎。劉曰：心本無為，情欲斯起，神體無象，形色乃生，無象無為，尚生形欲，成事取敗，詛足怪哉。

人欲長久，斷情去欲，心意以索，命為反歸之。

李曰：縱欲傷身，斷情益壽，絕有為之想，內外都盡，心意以索也，年非外情，命在己身，故曰反歸之。

形神合同，固能長久。

劉曰：夫欲保命長久，不令早終者，當須除情去欲，心意都盡，命自歸之，更無他術。索，盡也，謂俱無欲也。李曰：魂離於人則身死，神將形合則命長也。

天下章第三十

老子曰：人雖在天下，令意莫在天下；人雖在國，令意莫在國；人雖在鄉，令意莫在鄉；人雖在家，令意莫在家；神雖在身，令神莫在身，是謂道人。

韋曰：所在皆忘，故能所在皆存。劉曰：涉遠之賓，誰留迎旅，趣真之士，孰顧形體，形骸尚忘，況乎家國，猶棄人天何為。

意微章第三十一

老子曰：患生不意。

沖曰：夫富貴之人，自謂歡樂無憂，不意二字者，反為我身累患也。

禍生絲微。

絲，李劉本作私。李曰：息以累身，禍為破滅，意不以為息，而息已來，私不以為禍，而禍自至。人知在生實畏禍息，終日戒懼，仍慮橫來，況公然行惡，如何可免，是以君子慎微，為之於未有也。沖曰：絲，別本作私，誤也。不畏絲微之惡，致生綸著之禍，故曰小罪不積，則大罪不成。是以經言：民不畏威，則大畏至矣。

善生於惡。

劉曰：喪命之由，為責善名。

利生於害。

劉曰：吞鉤者，為責芳餌也。

大生於小。

劉曰：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。

難生於易。

李曰：天下難事，又作於易。劉曰：始乎履霜，至於堅冰。

高生於下。

李曰：九重之臺，起於壘土。

遠生於近。

李曰：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外生於內。

李曰：由內故有外也。劉曰：言出乎外，行加乎民。

貴生於賤。

李曰：因卑以至尊也。劉曰：貴以賤為本。

動生於安。

李曰：因靜而有動也。劉曰：安其身而後動。

盛生於衰。

李曰：熱極則寒。劉曰：日中則昃。

陰生於陽。

韋曰：陰陽，猶死生也，夫天下同善而無惡，同利而無害者，則善之名無因而生，然則善名由有惡而生，利名由有害而生，几此上事，皆是有欲有私之息也。李曰：靜極則熱。劉曰：命呂則律。

是故有無之相生，虛實之相成。

李曰：有生於無，無生於有，故曰相生，虛者，陰也，實者，陽也。熱極寒，實成虛也，靜極躁，虛成實也，故曰相成。劉曰：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是以有歸有，無歸無也。

韋曰：有善則有惡，是有歸有也，無利則無害，是無歸無也。劉曰：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五竟

#1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智士元思慮之變』。

#2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天下柔弱莫過于氣』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六

華陽韋處玄 句曲徐道邈 沖玄子

任真子李榮 劉仁會註 碧虛子集

在道章第三十二

老子曰：人在道中，道在人中。

李曰：道則大無不包，人則非道不生，故知人在道中也。道有細無不入，物無不在，是知道在人中也。

魚在水中，水在魚中。

劉曰：人之神氣，天地交通也，方彼遊魚，內外資水。

道去人死，水乾魚終。

李曰：此舉喻也。魚之於水，猶人之於道，道在則人存，道去則人亡，水有則魚生，水無則魚死。人鈴須歸道，魚定當歸水，故曰人相造乎道，魚相造乎水，水之與道，人之與魚#1，不可暫失矣。

故聖人自知反歸未生，捐棄僑奢，絕除憂思。

韋曰：捐棄僑奢，然後絕除憂思，憂思既除，然後能反未生，未生既反，則道留而長存也。李曰：自知者不可思須失道也，反歸未生，抱守於本，捐

棄僑奢，去泰去甚，絕除憂思，無欲無愁，以道賞心，何憂之有。

是故形隱神留。

劉曰：寂然不動。

天下歸焉。

韋曰：隱，安也，形能安神，故神亦留止於形也。沖曰：同世之形，託死隱變，精神之身，留世化物，天下慕德，皆來從歸也。李曰：凝神九重，故言形隱，道在聖德，故曰神留，峴風而至，慕道而來，萬方朝覲，天下歸焉。劉曰：歸其靜也。

無為無事，國實民富，保道畜常，是謂玄同。

李曰：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不用針智，名曰無為。不飾兵戈，名曰無事。不以有為撓物，常以無事安仁，任用賢哲，百姓繁昌國實。卻被走馬，以事桑田，財足穀多，故云民富。守於真正，故云保道。因循日新，是曰畜常。保道得道，畜常得常，達於常道，故曰冥同也。劉曰：主上無為，群生安業，儲積充實，而民富貴，至理之道如此。

有國章第三十三

老子曰：有國者，其根深也。

韋曰：王參四大，繼天理物，當與道同根無為也。李曰以道為根，所得深矣。

天地覆載，萬物畜養，金玉重寶不積留也。

韋曰：天地無為於覆載，故常覆載，是以藏金於山，藏珠於淵，則重寶無所逃其域矣，奚假積留於府藏哉。李曰：夫有國者，宜以道為根，德為本，德無不被，道無不通，為天地之所覆載，保其清寧，萬物之所養育，獲其長久，不須積聚金玉，而金玉自然留止也。劉曰：天地自覆載，萬物自畜養，聖人根深寧極，金玉重寶一氣所須，是棄而不用也。

夫外天地者，有天地。外其身者，而壽命存也。

李曰：外，遺忘也。用之有為而天下失，行道之德而天下存，故言有也。以生為有，愛養傷生，故其身亡也。能忘於身，身將道合，壽命無極，故其身存也。劉曰：夫遺天地者無事，無事者則物歸之，遺形骸者無欲，無欲者則命存矣。夫天地形骸，尚自外之，金玉重寶，何足留意也。

是以君子善人之所不善，喜人之所不喜，樂人之所不樂，為人之所不為，信人之所不信，行人之所不行，是以道德備矣。

李曰：至學之士，學人之所不能學，立行之者，為人之所不能為，為與不為皆為，學與不學皆學，教無不達，理無不通，故曰道德備矣。細而言之，常俗小人所好者有為，懷道君子所好者無為，此善人之所不善也。人皆悅於聲色

，我獨悅於無聲無色，此喜人之所不喜也。人皆愛於名利，我獨忘於名利，此樂人之所不樂也。人皆作僧愛，我獨作不僧不愛，此為人之所不為也。人皆信邪，我獨信正，此信人之所不信也。人皆行惡，我獨行善，此行人之所不行也。道與俗反，志遠功高，事無不圓，故云備矣。劉曰：善者，善無情也，喜者，喜無事也，樂者，樂無味也，為者，為無為也，信者，信無心也，行者，行道德也。夫此六句亦有義焉，解行不然也，道德不備也。

皆有章第三十四

老子曰：道非獨在我，萬物皆有之。

韋曰：道無不在，豈聖人獨有，而萬物皆無哉！《莊子》云：道在屎溺。屎溺猶有其道，而況萬物者乎。劉曰：所明道無不在，修者得之。

萬物不自知，道自居之。

沖曰：萬物無知，情均芻狗，不知聖匠剖大混一朴，散為無窮之物，不能自知生本，由道氣合生物，道自居之。劉曰：藏諸用也。

眾人皆得神而生，不自知神自生也。

韋曰：但不自知，又不知物，則神道自然冥會也，沖曰：神為生形之本，眾皆得而生，不自知生我者神，神自生我也，劉曰：近在諸身而不能知。

君有德施於百姓，百姓不自知受君之德也。

沖曰：君有無為之德施於百姓，百姓得其自為日用不知，謂我自然，不知受君之德也。韋曰：上不知下，下不知上，上下相忘，乃為道治也。劉曰：功成事遂，百姓皆為我自然也。

是故聖人藏神於內，魄不出也。

沖曰：聖人知生我者神，故養神守身，藏神形內，煉形化魄，合於真神，混而為一，不役魂魄，又何出焉。李曰：魄，寂也，輕躁之徒，其神自離，聖人法道，安靜無為，神不離身，寂然在內，故云不出也。劉曰：靜之至也。

守其母，其子全。

李曰：保道存神，守其母也，於身無害，其子全也。

而民熾盛，保其國也。

劉曰：本固邦寧。

玄虛積充，壽命長也。

沖曰：玄虛者道也，真積妙氣，積充我身，故能飛行空虛，壽命長久也。人能徒知天地萬物，而不自知其所由生，反命歸本，是大不知也。

韋曰：命者，自然也，本者，道也。我都無知，故能歸一反於自然也。李曰：有靈之中，人最為智，測之於景，親之於天，察之於地，通之物理，無有

不知，是稱為智。而不知身由道生，歸根反本，而守愚至死，信命將終，是大不知也。劉曰：謂假學之流，雖復窮教盡藝，辯智多能，奇使異端，規模聖軌，而不悟生之所由，反命歸本之道，而逐於外者，於世雖得其美名，於身是謂愚焉。

治身章第三十五

老子曰：治身之道，先隱天地，靜居萬物之始。

韋曰：隱，安也。先安其身形，如天地之無為，然後能心居萬物之始。始也者，道也。李曰：修身之理，必先忘於形，形有既忘，都無所見，此隱於天地也。然後息心歸本，居於萬物之始也。劉曰：天地尚隱，何所見焉，居物之始，何所有焉。

夫聖人通玄元，混氣思以守其身。

徐曰：聖人常清靜無為，故能通玄元之道，混合神氣，思念真神，以此守真，故能長存久視也。劉曰：開元通而不壅，氣思混而不亂，以此守真，是聖人之道也。

俗人以情愛貪欲以守其身。

劉曰：情愛深於淇渤，貴欲重於丘山，如此守身，愚人之趣也。

此兩者同有物而守其身，其道德各異焉。

劉曰：聖智愚情，兩行相反，俱專事業，為用不同，美惡二途，功滿則方效也。

道德章第三十六

老子曰：道德天地，水火萬物，高山深淵，各有所歸之。

李曰：道德是幽微之理，天地已下，是有形之事，有象之物，猶各有所歸，喻無形之道，若能無心去欲，道亦當自然而至。

夫道非欲於虛，虛自歸之；德非欲於神，神自歸之；

李曰：道既虛無，德亦神妙，虛無神妙，鈴竟清靜，而人若能虛心無身，自然歸道，抱神守妙，自然歸德也。劉曰：虛歸於道，神歸於德，道以虛往，德亦神歸，

天非欲於清，清自歸之；

劉曰：輕清者，上昇也。

地非欲於濁，濁自歸之；

劉曰：重濁者，下沉也。

濕非欲於水，水自歸之；

劉曰：水流濕也。

燥非欲於火，火自歸之；

劉曰：火就燥也。

萬物非欲見於形，形自見之；

劉曰：無相者，不能見也，有形者，不能隱也。

高山大澤非欲於飛鳥虎狼，飛鳥虎狼自來歸之；

劉曰：羽族毛韋，又歸林藪。

深淵河海非欲於魚鼈蛟龍，魚鼈蛟龍自來歸之；

劉曰：類聚韋分，各有遊處。

人能虛空無為，非欲於道，道自歸之；

劉曰：有用者事竄，無為者道歸。

由此觀之，物性豈非自然哉。

劉曰：物類相感，非由情割。

善惡章第三十七

老子曰：百姓行善者，我不知也；行惡者，我不知也；行忠信者，我不知也。

徐曰：四民皆有自然之性，苟無根性，難可化諭，猶如烏黔鶴白，非染浴之功也。李曰：聖人運慈悲之意，開化導之方，咸令捨惡業而建善因，去虛妄而行忠信。而迷途難曉，失路不歸，各隨生業，任其顛倒，不能虛忘罪福，競生善惡。行善者致賞，行惡者被刑，忠信者則是賢臣，譎詭者便為狂賊，並由行有善惡，而名有是非。本是眾生所為，非聖人所知者也，此為權教，事至自悟，故言不知耳。

是以積善善氣至，積惡惡氣至。

李曰：前以權法，語曰不知，任被愚情，恐惡根未絕，故將此實教勤勤曉示。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，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，故知積善善至，積惡惡來，皎然非虛，信之影響。明言此者，心欲捨惡歸善也。劉曰：明聖人無心應物而已，善惡自積，孰知之哉。

是故聖人言，我懷天下之始，復守天下之母，而萬物益宗，以活其身。

李曰：我懷天下之始，抱道也，復守天下之母，含德也。道德在內，為人所尊，故日益宗。物能歸道，道能濟物，人物得存，故云以活其身。劉曰：潔源者流清，守母者子贍。

吾意常不知。

劉曰：知即非守母之道也。

安能知彼行善惡焉。

李曰：聖人內忘於身，則無人無我，故云吾意常不知。外忘於物，亦無善無惡，彼此並皆都忘，何能知彼之行善惡也。劉曰：守母尚自不知，安更知子

所作。

積善神明輔成。

韋曰：積善以感神明，神明自然成輔，亦我不知也。

天道猶祐於善人。

韋曰：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，天亦不知者也。

寂意章第三十八

老子曰：吾道啖怕寂。

韋曰：死灰枯木之謂也。

意死者生，靜而復命也。

韋曰：雖不失其生，意同死人也，故能無時不生，以其意死，寂然，故能復其自然之命也。沖曰：意死，猶灰心也。

生生積浸潤，滋酌留滯。

李曰：靜心息意，以道生生，故曰生生。道流不絕，久潤於身，故云積浸。玄津法水，是謂滋灼。流注己身有礙，故名滯。為道所止，故云留也。劉曰：積聚氣血，將以為身，生生之義如此。

玄冒沾洽。

劉曰：玄冒，謂覆被形骸也。沾洽，謂津汐通流，開諸關脉也。

元氣包之。

李曰：息意有為而生自存，靜心歸道而命自復，以能歸道，為道所覆，故曰玄冒。靈液流潤，故曰沾洽。人之受生，本緣元氣，愛精保氣，氣不離人，人得氣生，為氣所裹，故曰包之。劉曰：生者雖曰神功，非氣無以化育。

其根益深。

韋曰：冒，覆也，言萬物之生，積浸和氣之滋汐，留結玄冒而沾洽也。又有元氣裹之，故其根益深，與道同本。沖曰：約，如手足液也，冒，覆也。學人抱元守一，以其神氣積充，浸潤一身，滋液津洶，留滯百骸，玄道覆燾，沾洽內外，元始道氣，包裹我形，萬氣長存，真神柄鎮，所以生根益深，長生久視也。

乃四固。

劉曰：真性綿邈，形骸不虧。

中無心。

韋曰：得地水大風#2，故能堅固以成其身。沖曰：塞兌閉門，耳目口鼻四情堅固，塵境不得入，中心空無也。

故能致萬物精華。

韋曰：雖四物成其身，而其中寂然，同於無心，是以萬物精華莫不歸之。

李曰：玄道所覆，元氣所包，道遠氣長，故日其根益深。深根寧極，身外則存，四大不毀，乃云四固。忘情虛己，內外清淨，湛然空寂，名曰無心。身心既忘，絕諸韋有，契虛無之境，得杳冥之精，故曰致萬物精華也。

無極之物，自然來歸之。

沖曰：學道之人，精修行氣，故萬物齊仙，霞精光華，玄景希夷微妙，無極道無自來歸也。

以其空虛無欲固也#3。

李曰：有形之物，並為羸惡，無極之物，是曰精華，無極精華，是為真道來歸己。何以致然？皆由清靜空虛，所以自然而生矣。

戒示章第三十九

老子曰：喜，吾重告爾，古先生者，吾之身也。

沖曰：老子十號，一號古先生。又《應號記》及《顯達記》並云：上三皇時，號古先生，此即明老君之身，歷代行化，當過關之時，寓記此言以誡尹公，故稱開導竺乾，指言昇就。及尹公師察受道，傳授五千文，付以九丹訣，又授九室之要，將化西土，昇入太微，欲重訣言以解其惑，故卻告言，古先生者，吾之身也，所以松尹公之疑，示西化之兆矣。後人妄改云，古先生者，吾之師也，一何謬乎！且《帝王年代記》所推老君文王受命之年太歲丁卯，下為周師，昭王時宅關，二十五年癸丑，與尹公說經，二十六年四月，昇入太微，二十九年，尹公會蜀青羊肆，重見老君，遂化西國。後人妄云平、敬、幽、厲、定王之時西入流沙，亦皆謬耳！何者？尹公是周康王大夫，至昭王時，請出為關令，以候老君，非平敬之時明矣。

今將返神，還乎無名。

李曰：無名者，是寂境之常道也。隨機導物，從真起應，名為降德，化緣既息，攝進歸本，故曰返神。來則於無象而示有象，還則自有名而返無名，故曰還於無名。

絕身滅有，綿綿長存。

沖曰：神者，靈妙之稱也。返靈妙之神，還於玄虛，歸於空寂，無名無形，絕同世之身，滅有形之體，成無上道，綿綿若存也。李曰：息化去應，名曰絕身滅有。法身不動，真道凝然，是日綿綿若存。

吾今逝矣，亦返一原。

李曰：逝，往也，老君從東往西，故云逝矣。真法無一，正道唯一，從東而來，還歸於道，是亦返一原矣。

忽焉不見。

劉曰：存亡自在，非常情所測。

斯須，館舍光炎，五色玄黃。

沖曰：館合，往事所歸也。老君在周，和光世俗，微逆微藏，觀化風塵，藏人於人，人莫之識，欲息述返原，解形逐化，是以忽焉不見。斯須之間，館舍光明，照耀內外，五色玄黃，驚駭視聽也。李曰：斯須，俄頃也。老君神妙不測，道力自然，於有能不有，則忽焉不見，不有而能有，則放光五色，映照十方，示以神變者，令以戒受也。

喜出中庭叩頭曰：願神人復一見，授以一要，得以守元。

沖曰：既睹神變，方知大聖，是以出於庭中，叩頭頓顙，唯願神人重復一見。雖蒙教誨，旨遠途多，莫知所從，故重一要，得以抱一守元也。

即仰視睹，懸身坐空中，去地數十丈，其狀金人，存亡恍惚，老少無常。

李曰：良願既發，玄聖非遠，仰視天上，即睹老君端坐虛空，去地高邈，容儀非彼皓首，形狀純是金身。或無或有，故云存亡恍惚。非大非小，故曰老少無常。

曰：吾重誠爾，爾其守焉。

榮曰：再數妙法觀令保道。

除垢止念，靜心守一。

李曰：有為紛累，人問穢濁，浪生分別，妄起愛憎，皆染汙，人咸稱曰垢。制情忍色，達有通無，並悉蕩之，故言除也。意無所繁，故云止念。內外弗著，故為靜心，凝神於道，用志不分，故名守一，劉曰：凡非真性者，皆是垢，夫止念慮，眾垢方除，守一不動，真心乃靜也。

眾垢除，萬事畢。

李曰：百惡銷日除，萬善具日畢。

吾道之要，誠警竟即隱#4。

李曰：前請抱元守一，誠以除垢止念，邪念息，正業興，可以成真，可以得道，可以理家，可以化國，事無不可，故云畢。玄元應物，本在救人，人依教行，理無不濟，物濟人度，德克化給，逐形入寂，故云隱。

喜不知所之，泣涕追慕，退官託疾。

李曰：聖師入妙，莫測所之，仰德故流涕，思慕去於有事，歸以無為，故寄稱託疾也。

棄念守一，萬事畢矣。

李曰：奉戒在心，依經立行，更不外緣，是名守一，有累之塵既盡，無為真道自成，智滿德充，萬行皆備，故云畢矣。

西昇經集註卷之六竟

#1『水之與道，人之與魚』，疑當作『人之與道，水之與魚』。

#2『得地水大風』，當作『得地水火風』。

#3此句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以其空虛元欲故也』。

#4『吾道之要，誠警竟即隱』，政和御制注本作『吾道之要也。誠竟復隱』。